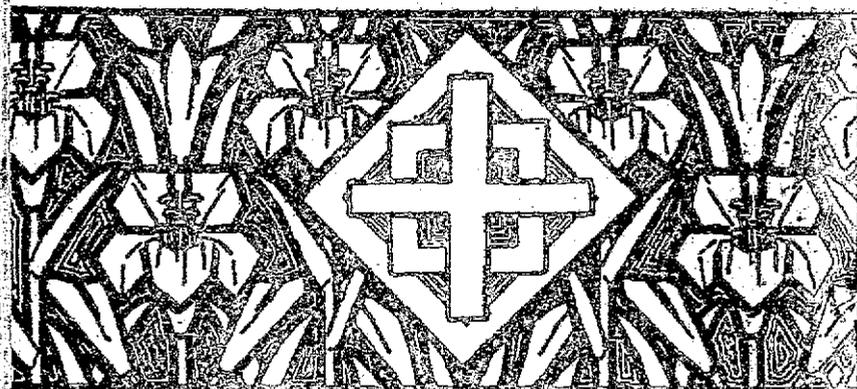


物請幸少教公

士教傳小的們我



# 物讀幸少教公

編主錄司社昌王

# 士教傳小的們我

士女瑛正諸



准 教 主 惠 海 上

行印館書印灣山士滙家徐海上

N° 903

2000 6-41

Collectio: Lectiones ad usum Adolescentium Catholicorum.

Directore: R. P. J. WANG

---

## Nostra parvula Missionaria

*Ubi narratur quomodo aliqua puella  
munus apostolicum gesserit in diversis  
adjunctis in quibus versata est.*

Auctore: Domina Tsu Tseng-yen



*Nihil obstat*

F.-B. WAONG, S. J.

15 Sept. 1940

*Imprimatur*

✠ A. HAOUISÉE, S.J.

Ep. Cerc. Vic. Ap. Shanghai

die 21<sup>a</sup> Sept. 1940

IMPRIMERIE DE T'OU-SÈ-WÈ, SHANGHAI

## 上海惠主教序

本教區年輕的小學女教師中，竟然有人著了這部小說，寫得文筆生動，又有興趣，又虔誠，足以裨益人心：這為余真是一大快慰！余自然極歡喜介紹這本書，并且降福它，祝它受到公教界熱烈的歡迎。

因為這部著作的本身是值得介紹的。原來小說雖然是幻想的產物，但是並非完全出於虛構；它把人生的片段描寫出來，觸發人們的反省，因而它在社會影響上，甚至在宗徒事業上，能有真價值，有大關係。

另外這部小說，在少年的心靈上，喚醒傳教精神，一定要幫助他們度那一小傳教士的生活。

所以，余希望這部著作，能夠深入本教區的教友家庭內，使人人知道；一如本書著者自序內所說的，——傳教的責任，不只是司鐸們所有的；一眾名實相符的教友，甚至一眾兒童，都有這責任。

余極歡喜介紹這本書，也因着本書的著者的緣故。她的自動寫作的精神，是值得稱讚的；她的善用天主恩寵的努力，是值得鼓勵的。

這部小說，曾在聖體軍月刊中登載過，如今另印出版了。它給那有些藐視我們的女教師的人們，明白証示了她們的才能。余希望這部小說的刊行，鼓勵諸女士繼續供給我們相仿的著作，并且有更大更好的成就；余也希望這部小說的刊行，能夠在本教區的女教師中，激起別的作家！

這樣，女教師們，不但因着教誨兒童，栽培兒童，而為聖教會服務，——這原是她們的首要職務；她們還要放射基督福音的輝耀，把真光不隱藏在斗下，却高擎於架上！

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九日聖彌額爾天神瞻禮

上海主教惠濟良序

諸正瑛女士，蘇州教區增德學校教員也。她的傳教心火異常熱烈。她以為單勸導本地小朋友熱心傳教不夠；還願指導全中國全世界的公教少年，都起來努力傳教。她雖白天教授政課，無暇著作；可是她在黃昏燈下專心編輯，竟寫成了這部洋洋灑灑的傳教小說。

親愛的小朋友，假使你要問應當怎樣傳教，那末本書可給你圓滿的答覆，忠誠的指導。希望你閱讀之後，摹仿書中的主人翁——華蘋——那樣熱心用祈禱克己表樣來傳教，那你也可稱是一位小傳教士了。

本書的特色，除了傳教方法包羅淨盡外，尚有不少新奇的事實，綴以可歌可泣的筆法，字句雖似繁瑣，然極其瀟灑而有趣。閱者不但能獲得各種傳教妙法，又可得不少興趣。

本書雖是個讀了三年半書的現任小學教員的創作，可是文理清通，思想新

我們的小傳教士

肆

類，不愧與大學畢業生的條作比擬。故希望全國公教進行會青年會會員，各各披讀，亦可作輔助傳教之一法也。書既脫稿，予乃為之序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七月蘇州傳教區總鐸

張士琅誌

十七年前，余在蘇州任本鐸之職，曾為一年纔六齡之女郎，預備初領聖體。但憶彼明眸皓齒，應答如流，昂然有男子氣概。其後余調任他處；姑蘇人士，亦寢假忘之矣。今年余復膺上命，管理蘇屬黎里教務，不時來蘇州；而昔日之六齡女郎，今已儼然教師；且披其創作以謁余焉。追念往事，能不讚頌上主之奇妙宰制；而又為正瑛女士稱慶哉！余弟昌社司鐸主持聖體軍月刊，頻頻寄余閱着；正瑛女士之創作，余已於該刊中見其片段，頗覺靈活可喜，特未注意其作者，即為十七年前由余初領之六齡女郎耳。適余弟又有論印公教少年叢書之計畫，余意若正瑛女士之書，儘可列入其中，庶幾我英俊活潑之公教少年，讀之而激發傳教之志願。茲斯事幸得實現，爰綴數語，以誌余喜。

民國廿八年十月 王昌初序

## 自序

我們不要說：『傳教是修道者的職務，不關我們事。』該知道基利斯當——教友——也有傳教的使命；雖然是一個孩子。

這冊：『我們的小傳教士』，我是另為小朋友們寫的。因為她——小傳教士——並不是一個成人，也不是一個勇男子，更不是一位司鐸；她是個小孩子，是個弱女子，更是位小傳教士。她在幼童時代，已有了傳教心火，知道救靈的緊要。她雖不會在衆人前宣講聖道，但她會把祈禱和小祭獻，傳揚聖教；救人靈魂。

親愛的小朋友，我深信祈禱和小祭獻，你們都做得來的。所以我祈望和預祝你們，大家起來做小傳教士，使基多的神國，早日臨格於中華。這就是我寫本書的動機。

# 目次

上海惠主教序	壹
張序	叁
王序	伍
自序	陸
目次	柒

## 第一章 孩提時代

一九

美麗的花 洋娃娃 初次犧牲 學樣

## 第二章 幼童時代

一〇—四三

目次

柒

好哥哥 拜聖體 聖體燈 好新聞 神領聖體 籌備 初赴聖筵 參觀

校園的一隅

第三章 小傳教士……………四四—七八

媽媽我也要做神父 善表的勝利 賣報婦人的歸正 拍馬大王 傳教節

第四章 休息時期……………七九—一一一

病人之友 車中辯護 教宗的命 當仁不讓 固執的孔太太 巧遇

# 我們的小傳教士

## 第一章 孩提時代

### 一 美麗的花

在N城中的一座清幽雅麗的聖達尼老堂左側，有一所高敞顯豁的宅第。這是一家模範教友：華頌舜的私邸。宅裏有華君夫婦，和一個一歲零七個月的兒子子蓓，還有一個華君的小妹妹環明。

這是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的時季裏的一個清晨，在華君臥室前的小花園中，幾株千葉桃，花兒盛開，染得滿樹燦紅；奇異各色的花卉，開放得鮮艷奪目；並吐出它們各自的芬芳，充滿了整個花園。又送進了華君的臥室；幾隻雀兒，站在剛發芽的柳樹頂端，吱吱喳喳，唱着美妙動聽的歌曲。



花兒，鳥兒，和一切，都彷彿在讚美造物主的全能；又似乎在慶祝，歡迎，我們的「小傳教士」的誕生。

華君獨個兒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口中喃喃念着：「聖依納爵產育之蔭庇，爲我等祈。」忽然一陣隱約的：「喔啊……喔……啊」的啼叫聲，打動了他的耳鼓；他知道孩子已經誕生了，便欣喜得什麼似的，馬上走進臥室，去和嬰兒會第一次的面。

「恭喜，華先生，你好福氣！尊府上已開了一朵美麗的花了！」正在給嬰孩穿衣服的女看護，一見華君，便說這兩句恭祝的話，華君微笑着，點了點頭，就仔細欣賞這朵美麗的小花。她廣闊的額，圓滿紅潤的臉，襯着一對晶瑩的眼，不高不低的鼻子，和櫻桃似的小口，使華君非常欣愉。他指着嬰兒的臉，對夫人說：「這小孩的臉兒，好像蘋果，我們就取她的名字叫蘋果吧！」華夫人聽了，十分贊成。

好有福的蘋果，生到世上不滿四小時，却已做了天主的女兒。因爲這天恰

是主日，神父在聖達尼老堂做了彌撒，還沒有動身；這位富有教友精神的爸爸，就抱了愛女去請本堂神父付洗，環明做了代母。呵！他真不愧爲模範教友。

## 二 洋娃娃

在襁褓中四十多天的小蘋，就會向人家微笑；不滿四個月，就會：「唔咕，唔咕，」學話了。不多時就會唸：「亞物」二字了。華夫人曾對環明說：「我教荷學唸「亞物」，他到了半歲多才會唸；人家已稱讚他聰明出等。如今蘋不滿五月，却已會唸了！」

親友們見小蘋活潑可愛，大家都喚她：「活洋娃娃」。他們又都喜歡抱她，吻她；可是她倒也很乖巧，她見了衣冠整齊清潔的人們，她便笑容可掬地撲到她們懷中；見了衣衫襤褸污穢的，就要偏着小嘴，大哭起來。當她九個月的時候，見媽媽畫十字聖號，她居然也把小手擎到額上，要作聖號了；從此華夫人就教她怎樣畫，並在每次吃孺前，或吃別的東西前，必先教她作聖號。玲瓏

的小蘋，不久便學會了，且因習慣成自然，而在每次飲食前，也必先作聖號，從不忘記的。後來會唸了飯前飯後祝文，她就唸祝文了，無論那裏見了聖像，總是捧起小手拜幾拜；手裏拿到了書籍，或經本，她就要搖拜着身子，大唸：「亞物，亞物」了。

許多人見小蘋有奇異的智慧，都有些爲她爸爸媽媽擔憂，因爲慣常過於聰明的孩子，大概旅世不久的；但華君夫婦却一心依靠上主。他倆曾暗暗地說過這般的幾句話：「好天主賞賜這孩子格外聰穎，我們應該好好栽培她，教育她；希望她將來成一個有作有爲的女子，爲聖教會服務。」果真，因着他們以全副教友精神去薰陶了她，不久的將來，小蘋就成了一位聖教會裏的有用人物——小傳教士。良好的灌溉，自然引起了佳菓。

### 三 初次犧牲

活潑玲俐，天資聰穎的小蘋，在慈母懷中一天一天長大起來。她的智慧，

也隨着滋長上去，在兩歲半的時候，天主經，聖母經，獻功誦，都唸得很純熟了。她每天起身後的第一工作，就是：跪在床上唸獻功誦，天主經，聖母經，各一遍，然後再跟媽媽唸起身經。

「多謝天主，昨夜未收我靈魂，俾我有今日生命，容我改過，求天主賞賜我今日所思，所言，所行，皆合天主聖意，不可犯罪得罪天主。我今日所作的善功，願爲光榮天主。求天主保護我今日靈魂肉身勿遭遇危險，求吾主救煉獄靈魂，賴主仁慈息止安所。求主允我所求。」

梳洗完畢，她便和媽媽一同到離家一里外的聖安多尼堂去望彌撒。小蘋在聖堂裏，不要媽媽抱，她很端正地坐着，或跪着，唸自己所會念的經文。她也不和誰談話。見媽媽去領聖體，她也捧了小手跟她上去，站在媽媽背後；待媽媽領了聖體，她仍捧着手恭恭敬敬回到原座，闔着眼祈禱，如真的趨赴了聖筵一般。

同時有幾個六七歲的孩子，——恐怕有幾個還不止六七歲，——他們雖已初領

聖體了；但領了聖體，還要東張西望，有時還要向前面的張三笑笑，和背後的李四扳扳鬼臉，跟右邊的朋友講講話，對左邊的同伴做做手勢；有時還要伸伸懶腰，打打呵欠，演出各種不莊重的腔調來。假使把他們和小蘋一比，那真所謂：『不及三歲小寶寶了。』豈不慚愧！

還有幾個和小蘋年齡相仿或較大的孩子，他們不懂在聖堂裏做什麼，又不會唸經，所以覺得很厭煩，常催促他們的媽媽回家。她們因此不得靜心望一合彌撒；但她們爲要善與聖祭起見，到堂時帶着許多糖果，餅餌，爲免小孩的吵鬧。

起初蘋蘋看見她附近的小孩，一會兒糖，一會兒餅，吃得不亦樂乎，尤其是她的表哥吃得最起勁，就引起她的眼紅。

一天早膳時，她對媽媽說：『媽媽，三姨母多末喜歡鈞哥啊！她每次與祭，終有好東西給他吃的；可是鈞哥還沒有志氣，吃了東西，仍要走出走進，不肯跪好，有時還要和三姨母吵個不休咧！媽媽，我在堂裏不吵鬧，常常唸經，

您爲什麼不給些東西我吃呢？媽媽，您是不喜歡我嗎？」

那時這位明智的母親，就把蘋蘋撲在懷中說：「小寶貝，你在聖堂裏不吃東西，不吵鬧，唸唸經，真有志氣；媽媽怎麼不歡喜呢？不但媽媽歡喜，還有好耶穌更歡喜你哩！該知道：我不給你吃東西，因爲聖堂是與祭祈禱的地方，聖寵裏還有至尊至貴的好耶穌窺着我們，怎可吃東西呢？你看：荷哥不吃東西，也很有志氣，你應該學荷哥的好樣，把你不吃東西的小犧牲，結合了耶穌彌撒的功勞，獻給在天大父！」

小蘋聽了這番訓話之後，再也不要再在聖堂裏吃東西了。這就是她第一次的犧牲。

#### 四 學樣

一天晚上，荷和蘋兄妹倆在書室中，燦爛的燈光下，紅木書桌上，很高興地玩積木，造小洋房。璟明在旁邊幫他們搬木片木塊，華君坐在藤椅裏吸紙煙

；看他的神氣，似乎在想什麼。華夫人坐在沙發上休息，她一雙靈活的眼光，直注在孩子已造了一半的小洋房上。那時她忽聞華君對她說：

「玉泉，聽說安多小學於二月廿一日開學，現在正在招考新生；蓓兒今年五歲半了，可以上學了。妳說是麼？」他徵求她的意見。

「是的，他可以讀書了。」她贊成說：「到考試的日子，送他去考一考，不知能否插入一年級下學期？……」他倆底話，打動了蓓的耳鼓。於是蓓便停止了工作，轉過頭來，着急地說：「媽媽，媽媽，我不要一年級，我要讀幼稚園；茅家樑叔叔說：『幼稚園裏的小學生，天天有餅乾和糖吃的。』」

「照我看來，幼稚園爲你已不配了。」爸爸對蓓說：「因爲你已認識了二百多字，寫的字也還好，單位加減法算術，也練習得很熟了，雖然造句不會，但也不妨，只要補習補習就夠了。你要吃糖，餅，爸爸來買給你好了。待你考了再說吧！」

「喂，蓓！」站在他背後的小姑娘，微笑着喚她的姪。「貪吃東西，想讀

幼稚園，不怕難爲情嗎？」她一邊說，一邊把手指刮自己的臉皮。

「不要你管，你姑姑！」蓓說這話時，便恨恨地瞪了理明一眼。

「媽媽，蓓哥去讀書，我也要去的。」小蘋跳到媽媽身邊說。

看樣學樣，原是小孩子的天性，小蘋當然也不例外。

「好，」華夫人笑着說：「我們的小寶貝也去讀書。」其實這句話，不過是和她說說玩玩罷了。

二月八日，是考試日期，華蓓考試的結果，插入一年級下學期

## 第二章 幼童時代

### 一 好哥哥

光陰如風駛電掣般過去，一霎那，廿一日——開學日期——到了。這天，荷與祭回家早膳後，媽媽就喚阿寶——婢女——提了書包箱，自己攜着荷，送他上學去；這時小蘋也要去，但終被爸爸抱住了。她於是大發脾氣，張開了小口，號啕大哭，且不停地喊道：「我也要讀書去呀！我要和荷哥一同去呀！……他是我的好哥哥呀！……」

「喔，今天蘋不乖了，你可知道麼？學校裏的先生，不要年紀太小的孩子去的。過幾天，待你到了荷哥現在的年齡，那末爸爸自會送你去的。如今你去和姑姑玩罷！一會兒媽媽就要回來了。」爸爸給她解釋並安慰她；可是她只做沒有聽見，儘管哭泣。

「喂，小蘋！你看，這是什麼東西？要嗎？」瓊呀拿了一盒蘋平日最喜歡吃的巧格力糖，給她看，想總可醫好她的哭了。豈知也不見功效。她依舊哭着，並斷斷續續說：「糖：糖，我不要，我要……要荷哥，我要好哥哥……」這時智謀具全的爸爸，想出了一個妙策，他假裝着忘記似的模樣說：「喔，我想起了，你還有一個好哥哥咧！你要到還有一個好哥哥那裏去，是嗎？好，我來領你去。」

小蘋聽了這些話，弄得莫名其妙。她的好奇心，使她終止了哭聲。兩顆水汪汪的淚眼，注視着爸爸，驚奇地問道：「爸爸，還有一個好哥哥在那裏？我沒有見過他，他真的好嗎？」

「呵，他真好哪！你求他什麼，他就給你什麼；荷哥雖好；但有時還要搶你的巧格力糖哩。現在爸爸和你去望望那位好哥哥吧。他獨個兒住在聖龕裏，好寂寞啊！」這時，爸爸放她在地上，給她擦乾餘淚。

「喔！我知道了，爸爸。就是聖體裏的好耶穌！」滿臉淚痕的臉上已呈露

出笑容：「爸爸，他是萬王之王，怎麼是我的好哥哥呢？」

華君一面牽了賈的小手，緩緩地朝聖堂的方向走去，一面答應她說：「你不知道麼？那末我來告訴你罷。好耶穌爲愛人的緣故，吃盡了苦楚，受够了凌辱，末了甚致被釘在十字架上死。當他聖身懸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曾看了自己的母親聖母瑪利亞，又看他的愛徒若望，然後對聖母說：「女人，他是你的兒子。」又對聖徒若望說：「她是你的媽媽。」這兩句話，不單是爲聖若望說的，也是爲我們說的，表明聖母也是我們衆人的母親，我們都是聖母的兒女；聖母既是我們的好媽媽，我們既是聖母的兒女，那末我們和好耶穌便成弟兄輩了；因此他不但是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而且是我們的好哥哥。現在懂了麼，小寶貝？」

「懂了，爸爸。」她欣喜地說。「喔，好耶穌真好極了！他做了救世主，還肯做我們的好哥哥。爸爸，這位好哥哥最喜歡什麼？因爲我萬分愛他，所以我要把今年外祖母給我的四元壓歲錢，去買些東西送給他。」她說到最後兩句。

話，臉上顯得格外起勁。

「你要買東西送給那位好哥哥——耶穌——，那真是好極了。但他最喜歡的東西，却不一定要你化錢的。就是小祭獻，譬如：荷哥打你，你就爲小耶穌忍受，不告訴爸爸，媽媽；或者譬如：剛才你要隨荷哥上學去，爸爸媽媽叫你不要，你就爲好耶穌而不去，也不發脾氣；或者把錢爲耶穌而施捨窮人：這樣都是小祭獻，你把這個送給好耶穌，他一定喜歡得超過你送給他別的一切有形的東西。假使你不聽命，發脾氣，那耶穌就要不快樂了。」華君爲使小蘋以後更聽命，便乘機教訓她。

「噯喲！我懊惱剛才沒有聽你們的話。媽媽也曾對我說過幾次的，她說，『不聽命是有罪的，是得罪天主的。』唉！今天我忘記了，我得罪了好天主了，我惹我的好哥哥——耶穌——不快活，也許他要不喜歡我了。」這時看她的神色很懊喪。

「不，我的寶貝，好耶穌決不會不喜歡你。因爲他是無限仁慈的。只要你

肯悔恨自己的過失，他就寬免你了；只要你定志以後常常聽命，不再使他難過，他依舊很喜歡你的，所以你放心好了。」華君見他的女兒在懊悔的心海裏，起了憂波，立即爲她解釋，寬慰她的小心。她聽了，果真又快活起來了，她一跳一縱對爸爸說：

「是的，以後我不再不聽命了。下次荷哥上學，我爲好耶穌而不要隨去了，在家裏也不發脾氣了。爸爸，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我的小蘋；願聖母護持你！」

父女倆且走且講，不知不覺已到了平安路。小蘋見那座壯麗雄偉的聖安多尼大堂已在目前，不禁大喊道：「噫！怎麼已經到堂啦。」

「唔！因爲今天路上，我們談了許多話，所以不覺到行路的時刻。小蘋，你心中想什麼事，拜聖體時你儘向仁慈的好耶穌說；你要什麼恩典，拜聖體時你儘大量的對好耶穌討。另外今天你不要忘掉爲荷哥祈求，求主賜他有志氣，現在能用心讀書，將來能陞神父，救人靈魂。」

「曉得，曉得。」素來敬愛神父的蘋，很高興地回答。「我一定要竭力爲荷哥祈求好耶穌，待他陞了神父，我還要到他跟前辦神工哩！」

他們欽崇朝拜了隱居於聖龕的主耶穌之後，歸家時，華君問小蘋道：「你今天拜聖體時，和耶穌說些甚麼話？求些甚麼恩典？」

「當爸爸和我唸六遍在天……亞物……聖三光榮頌時，我欽崇好耶穌的五傷，並求主，賜普世聖教廣揚，異端消滅。這是媽媽教我的。後來自己唸些短經，又對吾主說：『好耶穌啊！我只今天才知道您，不但是我的主宰，而且還是我的好哥哥咧。好哥哥！我剛才發脾氣，得罪您，求您寬免了罷！下次不再這樣了。』我也沒有忘記求主賜荷哥身體強健，用功讀書，長大了做神父。」

她把自己所祈禱的，一五一十，都說出來，爸爸聽了，自然很喜歡。

## 一一 拜聖體

從此，荷每次上學，她總不說一句「要一同去」的話。

每天早上，阿寶提着書箱，護送荷官上學。午時她把午膳送去。放晚學，她再去伴同荷官回家。學校離開住宅雖是不遠，可是身體瘦弱的阿寶每天走了三個來回，已經疲乏至極了。幸她的主人是顧惜弱者，愛人如己的，尤其對於屬下格外愛護。他們見婢女身弱可憐，因此放晚學便遣璟明去率領。

除雨天外，不論那天，小蘋必和姑姑同往。他們每次出了安多小學的校門，經過聖安多尼大堂時，必進去拜一會聖體。小蘋到了聖堂裏，便端端正正跪着，捧了小手，雙目注視着聖龕，或輕輕闔着眼祈禱。那副熱心的態度，真像一位小聖人。她們每回公念六遍天主經，聖母經，聖三光榮誦，和奉獻全家誦之後，便各自私念些經文。那時蘋蘋只四足歲，會念的經自然不多，但她誦句却會得不少。所以她在聖體前很熱切地念：「呀！耶穌我信爾在此愛情聖事內，我今朝拜爾。」「好哥哥，我愛你！」「耶穌聖心，我依恃爾！」「耶穌聖心，諸事爲爾！」……

她念經並非只機械式地搬動唇舌；她每句，每字，都念得着實，懇切。她

常說：「荷哥念經快得像跑馬，也像飛快車；念一遍聖母經，至少要漏去七八個字。」有一次荷念得太快了，被媽媽罰吃一頓白飯。以後他念快了，小蘋就要提醒他說：「上次吃白飯忘記了麼？假如給媽媽聽見了，她一定又要罰你啦！」荷哥，我勸你不要再念得這樣不清爽，因為好聖母也不喜歡的。」荷兒幾次被小蘋一說，覺得非常慚愧，他說：「以後一定要開特別慢車。吃頓白飯又算什麼事？可是小蘋這樣老長輩似的教訓，倒實在有些吃不消。」家中的人見小蘋克服了哥哥，都欽佩她的老毅，聽荷說這一番話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### 三 聖體燈

是大祈禱瞻禮的下午吧，環明和她的姪兒姪女，正在拜聖體的當兒，小蘋忽然發覺聖體燈裏沒有火；她萬分奇怪，獨自私忖着：「怎麼？難道今天不供聖體麼？不，我早上望了彌撒出堂時，看見黃豆大的火舌在跳躍的。也許聖體給人家病人領完了吧？」但一時她實在不知它爲什麼不亮，那時她似乎質問聖

體燈說：「聖體燈！你爲甚麼不發出光來陪聖龕裏的好耶穌？」但聖體燈也似乎答應她說：「你們不給油我吃，叫我怎麼發得出光來呢？」被疑霧籠罩着的小蘋，頓時豁然開朗。

「姑姑，聖體燈油沒有了。我去關照看堂老伯伯，叫他快快添油。你和哥哥在這裏不要走開，做聖體燈的代表。」她說了，不待姑姑回答，向外就跑，三脚兩步走過堂場，到鉄柵欄處向左轉灣進去，便是一條通安多小學的長廊，那裏第一室就是門房。

「喂，老伯伯呢？聖體燈裏油點乾了，快些叫他去添油。」她走到門房口，只見一個面目很和善，年約三十許的校役在那裏。

「謝謝你，小妹妹；但老伯伯剛出去買東西，我來代他添一添吧！好！小妹妹，我立刻來了。」校役答覆小蘋之後，匆匆到牆角去取油瓶，不料油瓶已經告罄，他不由得大叫起來：「噯！油也沒有了，只好讓他回來了再去買。」這時小蘋尙未走出長廊，忽然聽見校役說的話，馬上向後轉，回到門房口，問

道：『怎麼？油沒有了？』

『是的，油沒有了！待老伯伯回來，我就叫他去買。』

『不，煩你就先去買罷，我來給你油錢。』說罷，左手伸入旗袍插袋，摸出一張二角的法幣，遞給他，接着說：『現在我到堂裏去陪聖龕裏的好耶穌，我來做聖體燈的代表，待你回來後點好燈，再回家。』

小朋友，你們也許要想：『四五歲的小孩袋裏，怎麼會有多大錢？』那末我來告訴你罷：這二角錢，是媽媽叫璟明回家時，買筍乾的，因她沒有衣袋，是以藏在小蘋袋裏。

『噓，醬園離此地足足有二里路，連奔帶跑，一個來回至少半小時，你小人家一定等不及的！』校役接了錢說。

『決不會的，放心好了，你就去買罷，多謝你！』

校役提了油瓶，——墨綠玻璃的紅酒瓶，——一邊走一邊想：『要我回去點好燈，她再回家，我想她不見得有這般耐性吧！因為至少要待半個鐘頭呢。』

原來他自己是不喜歡長久祈禱的。他念經至多一刻鐘；假使再長遠，他就要不煩耐了。

半小時後，校役買油回來，一直走到堂裏，見小蘋果真在那裏，端端正正地跪着。旁邊還有一個年約十七八歲，臉兒很秀雅的女子，和一個七八歲的男孩，他心中想：「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孩子，竟能祈禱半小時之久，真不容易。像我今年三十四歲了，却不及那孩子呢，實在慚愧之極！俗語說：『年紀活在狗身上。』倒像對我說的啊！以後，我終要改除這厭惡長久祈禱的惡脾氣了。且更該效法那小孩子的喜歡祈禱才行。」他因感動而定下這個切實的志向。從此以後，他念經祈禱果然不覺到時間太長了。

#### 四 好新聞

一個天朗氣清的薄暮，小蘋隨姑姑到安多小學去率領蒞到了家裏，經過花廳時，見右書房門半開着，於是他們都朝這邊走。蒞兒一跳一縱，先走進書房

，見媽媽正坐在靠窗的一只籐椅裏閱讀。

『媽媽，我放晚學了，您在看什麼書？』蓓縱到媽媽身邊說。

她還沒有答應蓓，而小蘋已奔到她膝前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『媽媽，我們回來了。』

『好，你們都回來了。』接着答應蓓剛才的問：『我在看聖心報，郵差剛才送來咧。』她慈祥而美麗的臉容上，呈露着快樂的微笑。

『媽媽，聖心報裏有好聽的故事嗎？講一個給我們聽聽！』小蘋央求道。

『好！媽媽講個故事給我們聽！』蓓贊成地喊。這時小蘋已爬上媽的膝蓋，雙手抱了媽的頸項，和她熱烈地接了幾吻之後，便仰着臉，笑嘻嘻地安坐在她膝上。

『故事沒有，我來講個好新聞給你們聽罷。』她一邊說，一邊把聖心報放在籐椅靠背上。蓓已端了一隻小籐椅，坐在媽媽膝前了。

『新聞也好。媽媽快講罷。』兄妹倆一齊催促着。

「這是一月前的事：在某處公進會裏的一個會員胡先信，他着個外教朋友叫程敬明，他倆的交情，勝於膠漆；但先信屢次勸導敬明信奉真主，他終是信疑參半，不肯全信。

三月五日，首瞻禮大清晨，先信去與祭，途中恰遇敬明，彼此招呼之後，先信問道：「老兄，你老清早到那裏去？」他說：「不知怎的，今天晨光曦微時，我已清醒了！後來沒法再入睡鄉，故五下半已起身了。現在行中辦公時間還不到，又沒有別的事做，所以想到迎春樓茶館裏去吃碗茶，你是到教堂裏去望彌撒麼？」先信說：「是的，你早點吃過沒有？」敬明說：「吃過了。」先信接着說：「你早點既已吃飽，那末還是跟我到堂裏去看看吧！」敬明說：「跟你去也好，去看看你們的神父做些什麼把戲。」他末一句話，似乎故意在取笑先信。

「什麼把戲？」先信動氣似的說。「你簡直在侮辱我們，下次快不再如此

說法！應該說：看你們的神父行些什麼禮節。」

敬明見朋友臉色略呈不快之狀，連忙轉機道：「噯，請你不要動氣；我實在不懂你們的說法呀！下次我就說：來看你們神父行禮節，就是了。」這時先信露着勝利的微笑說：「那對了。」

兩人邁步進行，不一會便到了目的地——聖堂。先信爲使他朋友能仔細觀察神父行彌撒大禮起見，所以和他到最前排跪凳去。不一刻，一個穿花邊短白衣的孩子，提着吊爐，由更衣所裏出來，接着是四個穿花邊短白衣而裏面襯大紅袍的兒童，兩個副祭，末了是一位鬚髮已花白的神父。他們魚貫入祭台間，開始彌撒了。

這時敬明便十二分注意神父的一舉一動，尤其在送聖體的時候，他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神父把一個個「奧蘊之瑪納」送進教友們口中。他看得甚至出神而不自禁地喊道：「噯！希奇，真希奇，怎的小孩子會……會……噯，真奇怪極了。」那時先信在聖體欄杆前回轉頭來對他瞅一眼，表示教他不要叫鬧，可

是他沒有發覺，依舊不停地說着。

×

×

×

×

媽媽講到這裏，暫停一下，她問荷和蘋說：『你們倆人猜猜看：敬明爲什麼要喊希奇，他希奇些甚麼？』

親愛的小朋友，在這裏我也要請你們猜猜看，他希奇些甚麼？

『媽媽，我猜他終是不曉得這圓小麵餅裏隱藏的是至尊至貴的天主，他終以爲那麵餅，就是大華食品公司出品：嬰兒吃的雪片糕。他見了老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教友，都恭敬地去吃那嬰兒吃的東西，那自然要希奇起來了。』  
『荷兒這樣猜，媽媽不禁笑了。』

這時小蘋拍着小手對荷說：『荷哥，給你猜對了。那傢伙一定把聖體當雪片糕了。』她回頭又對媽媽說：『媽媽！荷哥真聰明。』

荷媽聽了小蘋褒獎荷兒底話，又撲嗤笑了。她搖着頭說：『荷兒猜得雖有理；但不是那人所希奇的。因那公進會員，早已把這端聖體聖事底道理講過給

他聽了，故他並沒有把麵形誤爲雪片糕；可是他常不信天主而人的耶穌隱藏在這圓的麵形裏，你們再猜猜看，他究竟希奇些什麼？」

「那末他一定想耶穌只有一個而只能一人去領，他見許多人去領，就奇怪起來了。」荷兒交了腳，神氣活現地似乎已給他猜對了。他巴不得媽媽就說：「給你猜對了。」

「媽媽，那傢伙也許在奇怪那些領了聖體的孩子，個個恭恭敬敬，端端正正，像小聖人一般。我猜得對嗎，媽媽？」小蘋也希望媽媽的答語是：「給你猜對了。」

可是媽媽說的話，和他們的意思恰巧相反，她說：「你們猜的都不對。就我來講吧，敬明所以叫喊的希奇，奇怪，是因他的肉眼，實在看見了隱藏在麵餅裏的眞主耶穌……」

「媽媽，他真的看見麼？」荷打斷了媽的話，驚訝地問。

「媽媽，那傢伙看見的好耶穌是怎樣的？」小蘋問。

「他真的看見的。」媽媽對荷說：「你們不要鬧，我來講下去。」

×

×

×

×

當時堂裏的教友，謝好聖體走出堂門，都噉噉喳喳在議論剛才的事，待先和敬明一出堂，便有許多人注視他們，弄得先信很難為情，因此他就怪敬明說：「你這傢伙真不識相，有得看了，嘴裏還要咕噥。我做眼色你看，你也不管，你看，現在人家都在瞧你了。」

敬明說：「噫！老朋友，你不要如此責罵我。因為我見了每個小餅裏的活潑美麗的嬰兒，同樣臉容，同樣大小。但你們的神父把他送到每個人面前時，他的態度却成六粒骰子六樣了。到有的人前，他手舞足蹈笑容可掬；到有的人前，容貌很和善，神氣很高興；到有的人前，神氣很冷淡；到有的人前，竟流淚，好像不願進那人口的模樣。你想我見了這樣珍奇的事，怎麼再能不情不自禁地叫起來呢？你給我做眼色，老實說：我沒有看見。朋友！你從前講給我聽的聖體道理，今天我才完全信從了。起初你講給我聽了，我終也不相信；我想

憑你小的嬰兒，要隱身在一個銅元大，紙片薄的麵餅裏，無論如何做不到的。奈今天我親眼看見了。因此，我的老友！如今我決定歸奉聖教，相信萬能的天主了。」

「我原對你說，天主教是獨一無二底真教，勸你信奉它；而你終是猶豫不決。老兄，我爲你的靈魂着實着急過呢。幸而天主大發慈悲，賜你因肉眼看見而深信隱藏在麵形裏的吾主耶穌。喔，這真是洪恩中的洪恩啊！你應該大大地感謝他，欽崇他呢。你說現在決意要信天主了，那我當以十二分的誠意來恭喜你！希望你早日歸進基多的羊棧。」

這天敬明一到行中，就把這個奇遇，滔滔不絕地訴諸同事。聽者都驚訝不止。從此敬明腦海裏，充滿了進教的情緒。他在公餘之暇，便研究要理，並熟讀經文，預備做天主的義子……這個好新聞就此結束了。」

媽媽講了這件娓娓動聽的新聞，蕭和蘋都聽得津津有味，猶身處其境，目睹其情者然，一時納罕得說不出話來。

## 五 神領聖體

我們的小傳教士，自聽得最明親眼看見聖體裏的耶穌之後，盼望初領的心，更其迫切了。一天她向媽媽說：『媽媽，現在我快要五歲了，我要初領聖體，和耶穌結成一個。』

媽媽還沒有回答，荷先搶口說：『呸！你現在只有四歲另三個月，還沒有初領的資格咧！起碼還過一年，你……』荷還想說下去，忽被媽媽遏住了。因為小蘋聽了哥哥的話，淚水已湧在眼眶，嘴已在偏了。

『你不懂的，不要你多說。』華夫人對荷說了，便很慈祥地向小蘋說：『小寶貝，你現在年紀還太小一點，且要理尙沒有完全懂得哩！經文也只有會念幾遍，你想！怎能到神父跟前去考道理，背經文呢？從今起，你用心些讀聖經彙集，並盡力記牢媽媽講給你聽的要理。那末再過一年，你就能初領聖體，和好耶穌結合了。』

「不，一年太長遠了，再過一月吧，媽媽！因我爲渴願那位手舞足蹈活潑可愛的小耶穌，到我心中來啦；我要求他許多恩典，另外求他賞賜普世人們，都認識他，愛慕他；所以我要在一月中把一本要經彙集讀完，您講的道理，我也要把它深刻在腦膜上，永遠不忘記。喔！一個月，我還嫌太長久，我巴不得現在就初領！」

「你這樣切願好耶穌降到心中來，那很好，但事實上還不能咧。」媽媽沉思了一會說，「現在我來教你一個神領聖體的法子，爲滿足你的願望。」

從前主耶穌曾發顯在一位聖女前，他右手拿一只金杯，左手拿一只銀杯，對聖女說：「這金杯裏，藏你的實領聖體之功，這銀杯裏藏你的神領聖體之功。」這樣可知神領聖體也是寶貴的。如今你雖不能實領，但可以神領聖體。而且神領起來很便利；不限時刻，不定次數，一天神領幾次也好，幾十次也好，幾百次也好，總之；愈多愈好。隨你何時想起，都能神領；譬如在工作時，遊戲時，吃飯時，睡覺時，行路時，上課時，……只要你一要，一就可以神領，

且它的益處很大，……」

「那麼怎末領法呢？媽媽，您快教我吧。」

「只要你發信德，和愛德，以及渴望主耶穌降臨的心情就是了。譬如說：『好耶穌，我深信你隱藏在麵酒形裏，我愛您在萬有之上，現今我巴不得就來恭領你到我心中來，可是實際上還不能夠咧！只好靠您的聖寵而求您降臨到我心中來。』或者說：『好耶穌！現在我也想着您，我雖不能迎接您到我心裏來；但至少求您許我神領聖體；好耶穌，求您不要離開我。』」

「噯，第二種簡便！媽媽，我學第二種……神領聖體的法子。」

小蘋得到了這個神領的法兒，心靈上覺得非常快慰。從此她雖然不能像福女亞加大格路責一般地每天神領二百餘次之多，但至少也有一二十次想着的呢。如在與祭時，人家領主時，拜聖體時，每次時鐘報鳴時，和一切工作前後，飲食前後，她終不忘行神領聖體的善工。

親愛的小朋友，你們一天中，也想到幾次神領聖體嗎？假使沒有想着，那

未就從現在起頭吧；因爲它是很便利而益處很大的啊！尤其爲補贖罪人的凌辱聖體；爲補贖煉靈生時對於聖體的疎忽，是最好的法兒。故希望諸位小朋友，多多神領聖體。

## 六 籌備

我們的小傳教士，爲早日能和耶穌結合，便孜孜不倦學習經文和要理，天資聰穎的她，不到半載，已把一本要經彙集讀完。

十一月六日，本堂神父駱公，到聖達尼堂獻祭。華頌舜與祭畢，率領小彌到神父跟前，去請他考她道理。神父見她年紀太小，故對頌舜說：『明年耶穌聖體瞻禮初領吧。』

這時小彌着急的不得了。她即忙向神父請求說：『神父太太，您要攷什麼要理，請您攷罷，我都知道。呵！我渴望初領已多久啦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神父驚奇地問。『那末讓我來試試看。』

他於是便問小蘋許多要理，另外把聖體道理，翻來覆去地攷問她；而她竟能不動聲色，應對如流，實出神父意料之外。結果：神父畢竟准她於下主日聖達尼老瞻禮——本堂瞻禮——初領聖體。

臨行，神父對頌舜說：「華先生，恭喜你有一個這末明智的女兒。」接着又對蘋說：「我也：恭喜你。下主日吾主耶穌要到你心中來了，他要賞賜你許多恩賜。」

「謝謝神父太太，賜我初領的大恩。」那時她快活得嘴也抿不攏了。

「請神父爲她求主，俾能善用主爲她造的三司。」頌舜說。

「唔！一定的。」神父一邊說，一邊：微笑着，注視着小蘋。

×

×

×

×

他們回到家裏，頌舜便報告夫人和妹妹，小蘋攷道理的成績。她們知道了，都欣喜的了不得。

「呵！現在的兒童真好福氣，到了四五歲就可以初領聖體了；像從前我們

這些歲數，休想能得初領，記得我六歲時，爸爸因我要理都懂明了，要經都背熟了，他想終可初領了；一天他就領我到本堂神父那裏即請他攷道理。不料神父先問我幾歲。我一說六歲，神父就說：「喔！太小，六歲太小，再過幾年吧！」那時我的爸爸，就和我退了出來。像現在六歲的孩子初領聖體，有什麼稀奇！我們藉兒五歲另兩月已初領了。如今蘋蘋祇四歲另八個月，又能初領了。」華夫人對璟明說了這一大席話。

「是呢，嫂嫂。從前人初領聖體，年紀終是很大了。後來我們的聖體教宗——庇護第十——提早兒童初領之後，便不問年齡幼小，只要懂得要理，就可以初領了。我幸虧遲幾年出世，也得早領聖體之福。啊！我真感激那位有才德德的教宗——庇護第十。」

「你也可以算是個有福人兒了。」華夫人說了，微笑着，便提了火紅緞底綉子，往廂房裏去，一邊她自言自語道：「噢！還有五朵花沒有繡好，還要把它縫紉起來；假使不趕緊做，要來不及了！」

那塊火紅緞上，繡了許多潔白的麗麗亞花；這就是華夫人爲她的寶貝初領而將製的禮服的。這件美麗的禮服，多末有意義呵！——火紅緞：表明她熱愛耶穌之情；麗麗亞花：表明她的貞潔。

小蘋爲預備六日後恭迎吾主到她小心中的緣故，所以格外有志氣；聽命格外迅速；有時帶哥欺侮她，也不稟告爸媽；并且每天把她一份糖果，分給哥哥和弟弟，還分給阿寶。總之，這幾天中，她竭力把小祭獻，小克己，裝飾自己的潔淨美麗的心靈！

## 七 初赴聖筵

石火電光似的光陰，一霎那，小蘋初領的良辰已到了！這天是聖達尼老瞻禮，又是該堂主保瞻禮，故聖堂中懸燈結綵，五光十色，煥然一新。……我們的小傳教士穿了那件繡花大禮服，頭上戴了白玫瑰花冠，莊重地跪在最前排鋪白布綴各色菊花的跪檯上。她心坎裏，充滿了喜悅，恭候吾主的光臨。及吾主降

臨之後，她就倒在他聖懷裏，和他作初次的密談。她那時心神的愉快，甘飴，誰能形容得來呢！只有自己經歷過的，才會知道。並且她也求了好耶穌許多恩典；因為與祭畢，她告訴媽媽，所以我們能够曉得。她說：「今天我領了聖體後，求好耶穌賞賜我許多恩典：一，求他賜我們的教宗，和普世的主教，神父，神形康泰，德化日隆；賜普世修道的男女，忠心隨從吾主；賜普世熱心教友，能在德行路上飛奔；並求主耶穌，照以上諸人的善意。二，求好耶穌賜普世冷淡者，另外我們的冷淡親友，能早日回頭；賜普世教外者，——另外我們的外教親友，能早日歸正；賜普世無神黨徒能早日醒悟，承認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宰。三，求好耶穌賜普世患病者早日痊愈，為安慰他們的親人；賜普世臨終者，冷淡的得回頭改過，外教的得棄邪歸正。四，求好耶穌多賜普世男女青年——另外我們的兄弟，親戚，——獲得聖召。五，求好耶穌賜合聖教會，能常享平安。……以後就為爸爸，媽媽，姑姑，荷哥，蘭弟，和我自己祈求：……」以後，她每次領了聖體，也是這樣求的。

親愛的小朋友，你們領了聖體，也想着爲普世各種人們求好耶穌嗎？假使沒有，那末請你們效法我們的小蘋蘋罷。

蘋蘋的舅父，姑母，姨母們，早已知道她在聖達尼老瞻禮初領。因此都買了許多糖果，玩具，等東西預備送給她，當慶祝她初領的小禮物。……是日上午，舅父家的潔，淨，二表姐和一個比蘋蘋長廿七日的順表兄，姨母家的元表兄，和玉表姊。姑母家的誠表兄和貞表妹。他們都先後到來；於是清淨的家庭，頓形熱鬧起來。客廳內充滿了慶賀的空氣。表兄姊們把媽媽叫他們帶來的小禮物，一一遞給小蘋。萍兒見了，眼紅得幾乎連眼白都紅了；尤其見了那心愛的小火車，和巧格力菲子糖，甚致看得發呆而口中涎沫都流出來了。表兄姊們見他這副情狀，好笑得嘴也幾乎笑歪。他心中雖想問蘋討，但見許多表兄姊在那裏，怕慚愧，不敢開口，况又不知小蘋肯不肯給他。可是小蘋知道她哥哥的隱衷，就拿一盒巧格力糖送給了他。

是日，華夫人預備了許多佳餚，款待這些小客人。午後，他們玩捉迷藏，做十樣景，捕小狗等各種遊戲；玩得他們不亦樂乎！都有一樂而忘返之概。

「妹妹，你肯肯把舅舅送給你的小小火車給給我嗎？假使肯的話，我許你不論要我做甚麼事，我終歸給你做到。」一天傍晚，荷漲紅了臉，吐吐吞吞對小蘋說。

「這小火車，多麼玲巧，我也喜歡哪；不過……」她沉思了一會，「不過假使你長大了做神父，那我就肯犧牲。」

「喔！這件事並不算難，」荷坦然答道。「只要每天多念一遍亞物瑪利亞……」求聖母賞賜我聖召，將來就不難成功了。像我一個同學的伯伯，就是現在我們校裏的教務主任；倪神父，他講給我們聽：「他十二歲時，媽媽問他將來要修道陞神父不？他說：要的；但要陞神父，不是件容易的事啊！媽媽對他說：不妨，只要你「要」，並且每天加念一遍聖母經，聖母自會相幫你的。」

他於是便天天誠懇地多念一遍聖母經，直念到達到目的為止……」現在他果真做了神父。」

小蘋聽了這席話，欣喜莫名，便三腳兩步跑到臥室中，拿了小火車，毫不吝惜地交給荷。從此以後，她又爲荷不知做了多少犧牲。而且非但肯爲自己的荷哥犧牲一切，卽爲別的要修道的人，也願犧牲一切。假使她知道了某修士在患病，那就要爲他與祭，領主，做小克己，熱切祈求好天主賜那修士，快快痊愈。假使他們患了危險症，那她就要苦求天主，把那修士的危險病，讓她代患，縱使「死」也甘心。呵！小蘋那偉大的犧牲精神，真是令人欽佩的啊！

## 八 參觀

小蘋初領的翌年秋天，也攻入了安多小學。

九月四日早膳畢，華夫人親把兒女送到學校。他們進了校門，走到闊廊盡頭，向左轉了一灣；見前面一大叢人兒，摩肩接踵地站在一間窗框上掛一塊

「事務處」木牌的窗畔前。原來他們都是學生的父母兄弟，他們都在那裏繳學費。

「喲！那裏已擠滿人了，我們還是待清疏些再來繳吧。現在我們乘機去參觀參觀校舍的內部罷！」華夫人說了這些話，便攜了荷，蘋，向前邁進，經過「應接室」，「會客室」。便是一片大操場。在這片廣大的操場右面，有：蕩浪船，天橋，滑滑板，蹺蹺板，鞦韆……許多小朋友正在那裏玩耍。操場對面，是一條長廊，在那裏行走的人兒，似潮水一般來往着。長廊的左邊排列着許多教室。他們經過了幼稚課堂，唱遊室，荷兒便指着一年級教室說：「諾！媽媽，這「初一」教室，就是妹妹要來坐的。」過去，他又指着「初三」教室說：「這就是我的課堂間。」這時，荷見教室內和他同級的窗友和幾個不相識的兒童們都在談笑。於是也一跳一蹠，縱進教室。媽媽和小蘋也不由主地走了進去。

「我的朋友！兩月多不見了。你們都好嗎？」荷走進課堂，便大叫起來。

「喔，華蓓，你也來了！我們剛才已提起過你了。你好嗎？我們還算可以。」一個大胖子答應說。

這時教室中二三十隻靈活的眼，都集中在蓓，蘋，和華夫人的臉上，尤其幾個沒有見過他們的新學生，更注視着他們。

「蓓，她是你的妹妹嗎？」一個雪白肥臉，大眼烏珠，身穿小中山裝的孩子，指着蘋問。

「是我的妹妹。她也要到這裏來讀書了；她已攷取本校一年級。」

「喂！華蓓，來和我們一起玩吧。」靠教壇的一叢學生中，有人在喚。

「喔，倪遷生，過一會來和你們玩吧！我要陪媽媽去參觀樓上的教室和小圖書館哩。再會！」他說了，深恐他們來拉他似的，向外就跑。經過了四年級教室，是一個縮進處，再過去是辦公室。那縮進處，有一個梯子，他們便拾級而上。樓上除高級教室外，有圖書館，閱書室，標本室，圖畫室。在圖畫室的四週壁上，滿掛着學生圖畫的成績。他們一一參觀之後，便下樓，去參觀大禮

堂和校園去了。

## 九 校園的一隅

在滿種着花木的校園裏，只見東一叢兒童，西一叢少年，在那裏玩耍，談笑。

華夫人右手攜着荷兒，左手握着蘋兒，觀賞那廣大，整齊，清潔，而且富有詩意畫情的校園。

那時雖說「處暑節」已經過了旬日，但驕陽並沒有表示弱意。是以他們走了半個園子，已熱得額上蒸出了許多滾豆大的汗滴來。他們便在前面的茅亭裏休息了一會，再向沒有到過的地方走去。

他們在經過一隅的時候，見一個年約八九歲的女孩，倚在牆壁上，俯着頭，一手在揩拭自己的眼睛。

「小妹妹，你是這校裏的學生麼？」華夫人走前去問。

「是的。」她抬起頭來說。那時可見她雙目四週一圈紅着，滿臉的淚痕，而且眼睛還有些潤濕。

「那末爲什麼不去和同學們玩玩？你獨個兒在這裏不寂寞嗎？你心中有什麼不稱心的事麼？」華夫人更柔和的問。她目中發出慈祥，愛憐的光。

「我是新學生，故沒有相識的人。剛才媽媽陪我來繳了學費。去了之後，就有一個毛十歲的兒童，兩眼像貓頭鷹的，故意來踢我一腳，踢在小腿上。我就此嚇得躲在這裏。喔！現在還很痛哩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又起了嗚咽，接着淚珠漸漸由眼眶裏滾了出來。

「啊，可憐！」華夫人嘆了一聲，便把自己的手帕，給她拭淚，又安慰她說：「好孩子，不要哭，不要難過。叫她做你的好朋友要嗎？」華夫人手指着蘋，「她也是新學生。」又拍着荷的肩膀對女孩說：「他是你們的保護者；有了他，旁人就不敢來欺侮你們了。乖孩子，你考在幾年級？叫什麼名字？家裏到這裏有多少路？肯告訴我嗎？」

「我叫陸梅英，先生派我在幼稚園讀書，我家就在天主堂過去第六家。」  
「你恐怕是外教吧，我在堂裏似乎沒有見過你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外教，我們不到堂裏去。」

「你頭上佩的白絨線花，是戴誰的孝？」

「戴爸爸的孝，我的爸爸本來是賣報的，現在他已死了半年多啦！從他死了之後，媽媽便繼續他的行業。」

「那末你有兄弟姊妹麼？」

「一個也沒有。」

「喔，像蘋蘋一般，是個獨女兒。那末……」她還想說話，忽被一叮鈴，叮鈴，」的鈴聲打斷，原來行開學禮的時候到了。四週的學生，都向大禮堂走去。華夫人囑蘋兒好好看護小蘋和那可憐的新學生——賣報的女兒之後，便去繳了學費，回家去了。

華蘋和陸梅英從此成了最相契的朋友。

### 第三章 小傳教士

#### 一 媽媽，我也要做神父

一天，一年級的級任教師，在和她的小學生們講解要理——第一誠時，有個坐在最後排的大女孩，高舉着手，表示有問題。

「徐錦華，妳要說什麼？」教師問。

「先生，什麼叫做『獻給天主的人』？」

「小朋友，你們中有誰知道麼：什麼是『獻給天主的人』？」教師問教室中全體學生。

「……」

她炯炯的目光，在每個學生臉上掃過。等了一會，不見舉手的人，於是便開口說：「沒有人知道麼？那末我來告訴你們：『獻給天主的人』，就是主教

，神父，修士，修女，和一切發守貞願的人。他們的宗旨都是：「光榮天主，救人靈魂。」我希望你們中不論男的，女的。將來也有幾個做「獻給天主的人，」爲傳揚聖教，拯救人靈。你們知道麼？現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，只有三百五十萬同胞是信天主真教的。其餘的靈魂，都在魔鬼手掌中，所以我們最好做專心拯救人靈的人，使同胞們都能認識天地萬物的大主宰。」

活潑天真的小蘋，把先生這幾句話，深刻在她腦膜上。那天放學回家，她就對媽媽說：「媽媽，我將來長大了要做神父，爲「光榮天主，救人靈魂。」媽媽，我也要去做神父的啦。」

媽媽和姑姑聽見了，不禁「撲嗤嗤」笑了，「荷竟拍手跳腳大笑，在看報的爸爸不由得也笑了出來。可是天真的蘋見他們的笑，却弄得莫名其妙。她暗暗地想：「他們爲什麼這樣笑？難道這句話說錯了嗎？剛才先生不也是如此說的麼？……」

「蘋蘋，假使妳做了神父，那我一定要到妳面前來辦神工，告我搶妳的

巧格力糖的罪哩。」荷哥還在給她開玩笑。

「再好沒有了，我一定給你念救罪經。」他們又笑了。「並且還要做彌撒，送聖體，行聖事；講道理，勸外教人進教。今天我們先生說的：『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中，只有三百五十萬是信我們的真教，其餘都在魔鬼手中……』我做了神父，要勸他們個個進教，認識好天主。」

「我的寶貝！」媽媽丟去了正在編織的絨線衫，把小蘋摟在懷中，很慈祥地爲她解釋：「你說得很有理，你的志向很高超。但神父是要男孩子做的；你是女孩子，長大了只能做姆姆——修女——不能做神父的。但「傳教」不限於神父，只要是教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有一「傳教」的責任。所以……你願教外人都認識好天主，不必到長大以後的，現在就可以實行了。」

這時，小蘋才知他們剛才笑的緣由，並懂得「傳教」不一定要神父和一切修道者傳的。可是什麼是男，什麼是女，她仍舊不懂，所以她問媽媽：「那末荷哥可以做神父嗎？」

『可以的，小寶貝』！

『哦！這樣說來，荷哥是男孩子了。那末媽媽，您爲什麼不生我做男孩子呢。』

室中頓時又充滿嘻嘻哈哈的笑聲。

『你這小傻子，那是天主定的啦！』媽媽且笑且答。

『那末像我這樣小的人，又不會講道理，怎麼去教人家進教呢？』她有些躊躇了。

『小寶貝，你別着急！道理不會講，是不緊要的；因爲除「講道理」外，還有幾個傳教的好方法咧。現在我來告訴你，一個是：用「祈禱」傳教。這個法子又靈，又便當。譬如你好好地與聖祭，領聖體，拜聖體，神領聖體，拜苦路，念玫瑰經，串經，誦句……爲使冷淡教友熱愛好耶穌，教外同胞，認識好天主；這樣已算你很好的盡了傳教的本分了。假使你有出奇的口才，想講道理勸化人，而不祈禱的，那縱使講得唇焦舌敝，也休想能歸正一人。好耶穌也會

說過的：「你們沒有了我，什麼也做不成。」這就是說：「沒有他的聖寵，什麼善工都不能做。」可是聖寵是那裏來的呢？我們怎樣得到它呢？那無非是祈禱了；因祈禱，能邀得許多聖寵。聖寵才能感化冷淡者回頭，外教者歸正。一個是用：「小祭獻」傳教。這也是很容易而很有效的法子。小寶貝，你懂麼，什麼叫小祭獻？」

「我懂的，媽媽。上次先生給我們講過了，就是爲耶穌做一件自己不高興做的事，譬如吃一樣自己不愛吃的東西。或者：穿一件自己不喜穿的衣服，襪子，鞋子，這樣都算小祭獻，也叫小克己。媽媽，您從前教我在聖堂裏不要吃東西，做個小犧牲，獻給好耶穌；我想這小犧牲，也就是小祭獻吧。」

「你說的一些也不錯。可知你很用心聽先生的教訓。以後該常常如此，媽媽一定更喜歡你。」華夫人獎勵了她幾句，便回頭對荷兒說：「荷！你也像妹妹那樣用心聽教師的話嗎？」

荷漲紅了臉不做聲。

「不及妹妹，是丟臉的呀！以後用心些，知道嗎？那末媽媽也喜歡你。」她再接着對彌說：「倘你做小祭獻爲傳揚聖教，救人靈魂，那所得的效果也包你滿意，好耶穌也曾說過：「除祈禱外，還該守齋克己。」天主因了我們的克己，便更願允許我們所祈求的。」

「還有一個是用表樣傳教，這又是個極靈便的方法，好耶穌也親口說過的，他說：「表樣感化人，比講道理更有力量。」那末立些什麼表樣呢？就是把天主的十誡，聖教會的四規，遵守得盡善盡美；不穿我們的教宗所禁穿的服裝，一切舉動莊重，言語謹慎，愛人如己，雖然是害我的仇讎，也仍愛護他們。這種種的好表樣，教外人見了，一定要感動；因感動，便能漸漸地相信，認識獨一無二的真天主了。」

「記得從前我的爸爸講過一只故事給我聽，他說：「有一個進教家庭，搬到了一個外教村子裏去。那些教外人知道他們是信天主教的，所以就和他們作對。他們住下不滿三天，便有一個蒼顏白髮的長鬍子老老來看他們，據說那老

老就是村長。他來對他們說：「我們村子裏的人，個個都恭敬菩薩老爺，是以家家有飯吃，有衣穿。現在你們住在這裏不恭敬他，不是要把合村的人都害了麼？所以村人都來對我說，叫我請你們搬到別處去罷！……」

「過了幾天，村人見他們不搬走，便拼了幫來欺侮他們，虐待他們；可是他們是富有教友精神的，故雖被衆人欺侮，虐待，却仍不怨不尤，好待他們，愛護他們，并且見他們在艱難的時候，竟不辭勞苦，不嫌囉嗦，竭力去幫助他們；見貧苦的，便把衣服，什物，銀錢等，施捨給他們；見有患病的，就把藥物分送給他們。照這樣過了幾年之後，有幾個崇拜菩薩的佛教徒，已爲他們的善表感化了。嗣後，歸正的人日多一日，末了連幾個最固執，最重魔的，也棄邪而歸正了。這外教村子，就此便成了進教村子。」你看，表樣的力量，多麼偉大啊！

「禱，禱，我想你們學校裏終不止陸梅英一人外教吧！你們也該立好表樣，使他們見了你們的表樣，將來都能認識，欽崇，愛慕，天地的主宰。」

「除了以上三個法子外，還有一個用說話來傳教。比方：有外教小朋友問你們道理，倘你們知道的，就應該給他們解釋；或者你們在和外教同學講話時，有機會，就講幾句天主，耶穌，和聖母的道理給他們聽，說幾句好話勸導他們，倘他們要你們講故事，你們就可把我講給你們聽的：古史略，新史略上的事情，給他們講，使他們在腦袋裏，留個深刻的印象，日後能漸漸信奉天主，救自己的靈魂。」

「這些都是傳教極好的方法，你們就現在開始傳教罷！使認識好天主的人，日增月盛。這樣你們可算是個「小傳教士」了。」

## 二 善表的勝利

安多小學裏幾個愛淘氣的頑童，因了華蘋品學兼優，師長都喜歡她，便生了嫉忌的心。他們常欺侮她，難爲她，甚至冤枉她，說她：「奸細，」「假聖人」。如果小蘋和他們說了一句話，他們就要嘮嘮叨叨說一大堆話。如：「你

是衆先生的愛徒；「是校裏最熱心的學生，以後可稱你是華蘋聖女了。」這種冷嘲熱諷實在難受；但小蘋每次受他們欺凌時，就聯想到媽媽講給她聽的那家外教村子裏的好教友，起初飽受那些教外人虐待，但畢竟因着以德報仇的善表而感化了他們；她想：「這是多麼值得呵！何樂而不忍耐呢？」因此她仍和顏悅色好待他們，並把每次所受的欺侮，結合了彌撒功勞，祭獻天主，求賜校中教外學友歸化，進教學友，更能熱心敬主，又求主加恩仇視她的於同窗。

這樣過了幾年，那些頑童，頑少年們，見小蘋對待數年欺侮她的他們，從未改變過她可掬的笑容，自己覺得良心上有些說不過去了；於是大家相約了，在一天——瞻禮五的下午——放課後，集在校園中央的茅亭裏開小會議，討論這件事。

「照華蘋這樣和藹可親對待我們的態度，我們實在不應再欺侮他。」頑少年中最大的一個綽號叫「小鬼大王」的，提議說。

「不錯，如果我們再繼續以前的行爲，也未免太暴虐了。」一個貓頭鷹眼

的少年說。他就是有一次開學日踢賣報的女兒一脚的傢伙，是和蕭同級的。

「唔，華蘋的確沒有待虧我們。不過她每期放假得到許多獎品，我們便起了懷恨的心，因此便誣罵她「奸細」。其實她何曾到先生前去告訐過我們什麼。不然我們罵她「奸細」，諷她「假聖人」……先生知道了，能不來督責我們嗎？」其中一個最活潑的小少年，兩手叉着腰，右腳一蹬，一蹬，像煞有介事的說。

「那末我們以後不要再欺侮她吧。」一個外教兒童說。他是出名不買賬的，如今也被軟化了。

那時有幾個小少年和大兒童，很贊成他的話，都說「好，以後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忽然聽得一個很清脆的聲音：「不，我以為單單以後不欺侮她不够；還應該去向她賠禮，求和。並叫她罰我們做些補贖。」這是一個綽號「革職軍人」吳天佑說的。他本來是個很熱心的聖體軍，但也是很懦弱的一個。後來因了交友不慎而漸漸沉淪，甚至聖體軍一切事務，他都不管。可是近來他有志

氣得多了，似乎有蕩子回頭的氣象。他幾次想向小蘋求和，但可憐沒有勇氣，他怕潑辣的小鬼大王知道了，要辦他。所以不敢顯露出來。

「嚇！你這個辦法是辦不到的。像我第一個不高興去向她賠禮。這未免太自賤了。」性素倨傲的大胖子陳家錕，冷笑了一聲，又挺着大拇指對吳天佑說。

「我說還是這樣吧：不要當面去向她賠罪；但我們十幾人聯名寫一封信給她，說明我們已覺悟了，請她原諒我們以前的不是；並叫她給我們做些小補贖，這樣就完事啦。但這封信須我們中一個年級最高的學兄擔任，我這法子不知你們以爲怎樣？」一個沒有發表過意見的少年說。

「好極，好極！」十餘個高低不同的嗓子齊聲喊道。

「喂！你贊成不？」王其平問陳家錕。

「你們既然都贊成了，我自然不反對。」其實他怕「小鬼大王」。他每次見他贊成的事，終不敢起來反抗。

「那末這封求和信，應該五年級的胡競寫。」一個外教少年說。

「現在辦法既已議決，你們要我寫信，就我來寫吧；但我寫的未必比你們好呢。」

這時燦爛的陽光已上柳梢，十幾個新覺悟者，心靈上充滿着和平的快樂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，胡競把信草稿給關係人一致通過，謄清寄出。

來。  
主日午後，荷和蘋兄妹倆在書房裏看圖畫週刊，忽然阿寶拿了封信走進

「少爺，你看這封信是老爺的嗎？」她把手中的信遞給荷看。

「是的，你放在這裏好了。」荷隨便答應了一聲，阿寶便出去了。

「妹妹，你看這是誰寫給你的信？」荷推推右旁專心在看圖畫的蘋。

「什麼？是我的信？」她疑惑自己聽錯了。

「你看，」他把信遞給蘋；接着說：「這信封上的筆跡，很像我們一級裏的「彈簧皮鞋」——胡競的綽號——寫的。」

「奇怪！他爲什麼要寫信給我呢？難道他還要寫信來和我作對嗎？」那時她一顆小心，突突跳躍得很厲害；她的手，也不覺起了一陣戰慄。

「不見得吧！他近日很守規矩，級任先生也曾獎勵他了；但……但沒有和「小鬼大王」脫離，終有些靠不住，……」荷還在猜疑。

小蘋說：「我們且把信讀了再說。」她一雙白嫩顫抖的小手，把信封拆開，信箋展開，和荷同讀：「三年級級長華蘋女士：你和我們同了三年學，至少吃了我們二年半苦；雖然你沒有得罪過我們一次，我們起初對你，並沒有什麼惡感。但後來因你操行日墜，學業猛進，師長同學們，都讚嘆你驚人的成績；放假時，你又得到許多獎品和獎狀。因你有以上種種的長處，我們就嫉妬你了。由嫉妬裏生了懷恨的心，因此便聯合了幾個品學最劣的同學來惡辦你，冤枉你，罵你，諷你，直到如今；還是這樣；但你從沒有給過我們一次白眼。喔！你

的忍耐功夫，實令人欽佩，嘉許。唉！我們實在不應該這樣對待你；反正，應當則效你。現在我們都覺悟了。這覺悟，一定是你幾十次，幾百次的忍耐換來的。我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：一，爲求你寬恕我們以前的過惡；二，爲表示我們真正的懊悔。並請你給我們每個欺侮你的人，定些補贖。假使你客氣，不肯罰我們做些補贖，那就算你不肯原諒我們，故請千萬勿却。祝你基多平安！署名處是胡競領銜，以下還有十二個學生簽名。

「啊！倒是一封可喜的信。」蓓說。

「我也想不到他們會寫這麼一封信給我的。」蘋把信仍舊摺好，插入信封。她如今笑靨可掬，剛才恐懼早已雲消霧散了；而且快活得幾乎跳起來，又不禁喊了一聲：「好耶穌！我永遠感謝你的洪恩！」

「這事的確有些希奇，」小鬼大王「竟也改過自新了。」蓓又問：「妹妹，你打算怎樣去答覆他們？」

「我想這樣……」她略沉思了一會說：「我也寫封信給他們，叫他們放心

；但他們必定要我給補贖他們做，倒有些爲難啦。荷哥，你代我想想有什麼代替補贖的辦法？」

「一時很難找！」他回答了，便像著作家在構思似的神氣：微感着眉，雙肘靠着書桌，兩手撐着顴頰，默默沉思。

「荷哥，你說這樣好嗎？叫他們以後爲更加熱愛好耶穌而遵守一切規矩。至於教外同學，對他們說：我希望他們將來認識我們的好天主而進教。」常關心入靈的小蘋，想出了這個絕妙的辦法。

「這樣很好，那我也不必再想了。」

「請你給我打個……」草稿兩字還沒有說出來，見媽媽攙了蘭蘭進來了。媽媽說：

「荷荷，蘋蘋，要預備望聖體降福去了！已經三下一刻啦！」

他們望了降福回家，荷就代蘋起了草稿，她自己把它謄清。

過了三天，她又接到一封六個進教同學的聯名信，信中說：他們都不負她

的美意……過了二天，又接到七個外教同學兩封聯名信。一封是許欽堯和倪景雪的，他倆信中說：「我們見你對待仇人，這樣和善，能容忍欺侮你的人們到如此地步，使我們不能再不信：天主教是真教了，信從真教，我們當然願意的。況信教問題，我們已問過爸爸了，他們都說：『現在信教自由，隨你們信什麼教，我們都不來干涉；但切不可因一時之興而貿然入教，而日後又愛他教而背此教……』」爸爸的話，固然不錯，可是我們並非一時之興。我們都已想明白了，我倆定要信天主教，將來決不反悔而出教……」小蘋見了這封信，快活得比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要快活！還有一封是徐充山和其餘教外學生同寫的。在他們信中說：「我們和欽堯，景雪，有同樣的志願；但沒有他倆的福氣；因為我們三人的爸爸，雖不是同胞弟兄，而他們的脾氣，却是一樣固執的。充山曾把自願信教的意思在父親前呈露了，不料被他大大地責罵了一番，他說：『我不信什麼神道，憑你怎樣好的教，一概不準入；誰入了，我就不客氣地把他逐出門外……』」宋湘知道自己爸爸和充山的爸爸同道，故而未敢啟口。壽生

也會要求過他爸爸，准他信天主教，可是父親答覆他說：「我放你到教會學校裏去唸書，是因為附近沒有完備的小學，並非叫你去信他們的教的。」至於幼梅呢？他早已是個孤孩兒了。他現在住在寄母家裏。一次他似真似假對寄母說：「我要進教去了，橫豎我的父親母親都死了，沒有人會阻止我了。」寄母聽見這話，便憤憤地說：「嘿！竟然敢說這樣忤逆的話。你以為父母死了，就可以隨便了麼？該知道，他們雖然死了，但一年羹飯總要吃幾次的。你如果進了教，他們不是要餓死了嗎？不然我也不來管你，祇因你父親臨死的時候，他把你託付給我，要我好好地管教你；假使我許你脫離了列祖列宗傳下的佛教而去信別的教，那不是要叫你的爸，媽，在九泉還要悲傷流淚麼！」我們初次要求的結果，雖然失敗，但「一失敗」是「一成功」之母，所以並不灰心。目前雖不能達到目的，但將來，我們總有自主之權的一天，那時，我們就可以實踐宿願了。請你為我們四個可憐人兒，祈求你們的天主，聖母……」

過了一年半，她親見許欽堯，倪景雪和一個女同學，在安多尼大堂領受聖

洗。小蘋這時的快感，更不待言了，甚致流了不少喜樂和感激上主的淚。

果然：忍耐，祈禱，做小祭獻，立愛仇的表樣，都不是白白的啊！仁慈無量的天主，豈肯坐視他的愛女受人欺侮而不允許他的祈求呢！

### 三 賣報婦人的歸正

「怎的陸梅英已兩天不到校啦？病了麼？或者家裏有什麼事？但沒有和我說起過。況又沒有請假條來；她同級的學友，也都不知道。大致病倒了，今天放學回家，總得帶進去看看她。」層出不窮的意緒，在小蘋腦海中浮沉着。她和梅英自校園的一隅相見之後，便成了最知己的朋友。從此，她倆在散心時，到處形影相隨。現在不見了她兩天，尤其不知她不到校的理由，心中自然要牽掛了。

「噹噹噹，開開門！噹噹噹，開開門！」小蘋一邊敲，一邊喊。

「來啦，來啦。」接着呀！的一聲，門開處便走出一個身穿清灰布的胸前

有幾滴瓜子大的油跡的旗袍，年約四十來歲的婦人，她原來就是梅英的媽媽。喔！今天的她，不像二天前的她了；額上幾條很細的縐紋，顯得十分清楚。當時她面上雖然還呈露着笑容，可是一雙眉眼，令人一望而知她的笑是強笑。她也知道蘋的來意，所以她一見便說：「你來看我的大囡嗎？她已兩日夜寒熱不退了！」

蘋隨她進去，到一間幽暗氣悶的屋子裏，這就是她們的臥室。那時可聽到病人的呻吟。她到梅英床旁，把那頂已破舊的藍夏布帳掛起了，便說：「大囡，你的好友蘋小姐來望望你了。」

「梅英，這兩天你有些不舒服，是嗎？」蘋握着她發熱的手，溫柔地問。  
「唔！唔！……已兩天不吃東西了，唔……」聲調很輕很慢，她本來還想說下去，但已經沒有力了。

「吃過什麼藥沒有？」

「今天上午吃過一茶杯藥茶，別的都沒有吃。」媽媽代她回答。

「梅英，我爲你求聖母，求她賜你的病早早痊愈，那末我們又能一起遊玩了！你自己也可以求求那位「病人之痊」的好聖母。」小蘋見她媽媽外邊去了，便輕輕地對梅英說。

「是的，多：多謝你。老實說，我：我：早已相信天：主聖母了；但我的媽媽：迷信得：很厲害，她不：許我信天主，聖母。記得：有一次我說了要進教，被她大：罵了一頓……」最後幾個字音，輕微得幾乎聽不出來。這時媽媽端了一杯茶進來給蘋。蘋坐了片刻便和她們辭別了。此後，小蘋天天去張望梅英的病，她希望她速速痊愈。不料她的病日見沉重。媽媽着急的了不得，去請個有名的中醫來診治，醫生說是濕瘟症，很危險。她聽了醫生的話，背上如澆了一桶冷水似的渾身顫抖起來。迷信的媽媽，見梅英服了數劑醫生開的方紙，並不見效，便做了不少迷信的鬼戲：請師娘歸夢，到廟裏去許願，求籤，晚上叫喜，……總之，所有迷信的事，她無一不幹到；但鬼效一些也沒有看見。

一天，小蘋去望梅英，賣報婦人含着淚，很淒傷地說：「蘋小姐，大因的病，比昨天更厲害了！怎麼辦呢？我已爲她請過師娘，叫過喜，求過籤，許過願；還吃過仙藥，仙水；可是都不見效，倒費掉了許多錢。昨天我又到城隍廟去求籤，前途真有些不妙呢！」她說到這裏，嗚咽了，黃豆大的淚珠，也不禁滾了出來。

那時小蘋心中想：機會來了，便默禱天主賜那迷信的婦人，得信德的光照；並求聖母相幫她說話，於是便開口說：「是的，歸夢，叫喜，求籤，求仙方，……都是迷信，所以不會有效驗的。像我們信天主教的，不幹這些無用的事；我們只要求好天主，好聖母；因爲天主是萬能的，他沒有一件事做不到。你看，這樣大的天地，這麼美妙的萬物，他只須一出命令，便造成了。至於聖母呢？她是天主的母親，所以她在天主台前有絕大的權柄；只要我們求她轉求天主，沒有得不到的。并且聖母也是我們的好母親，這是她的聖子耶穌親口說的；因此她很喜歡爲我們轉求天主。你梅英的病，也可爲她求求好天主，祇有

天主操人生死之權。求籤說不利，是不可信的。你也可以爲她求好聖母；但最要緊的，如果天主允許了你們的祈禱而梅英的病漸漸痊愈了，那你也該信奉天主，至少不阻擋梅英進教。」

「唔，唔，你說的有理！」賣報婦人頻頻點頭說。「但我們向來恭敬菩薩老爺的；倘恭敬了你們的天主，他不是要動氣嗎？」

「你道菩薩真有靈性的麼？它是用木頭雕成的，它沒有靈性的啊！天地中只有一個主宰就是天主。所以世界上的人，都該相信他，恭敬他，才算不錯。」

「你說的固然不錯；但我總覺有些對不住我們的菩薩老爺。」

蘋見她這樣固執，便很溫柔而且乾脆地說：「信不信，由你的。不過梅英病的好歹，都在天主手中；魔鬼絲毫不能做主。如果你要梅英的病趕快好，總要信他，求他，才行。」

以上許多話，果然不像一個不滿十一歲的女孩子說的，其中一定有聖母的相幫。

「是，我要信他求他的。倘這次大困的病好，我決意相信他。」賣報婦人堅決地說。

「這樣，好天主一定會允許你的祈求。」她嫩玫瑰紅的蘋果臉上，呈露着勝利的微笑。

八天後，梅英的病果真痊愈了。母女倆從此就實行保守，不久便歸入羊棧。這是我們小傳教士數年來爲她們祈禱做小祭獻，所得的效果；也是她和梅英在一塊兒時，常給她講「天地間，實有一個天主，他是全能，全知，全善的，是賞善罰惡的，耶穌在世時發過許多聖蹟」所得的效果。

天主加人患難，貧病，原也是爲人的利益。如那賣報婦人，假使她的女兒，不患這場險症，恐怕她到死也不肯進教；梅英雖願進教，但假使沒有這次重病，那一時也不得實踐她的志願。故一切事情，自有天主上智的安排，我們不可憂愁怪怨；只要照天主聖意做去，結果總是好的。

#### 四 拍馬大王

愛霞真是個壞蛋：見了有錢同學，馬山拍得打翻身；見了貧苦同學，她眼睛就要生到頭頂上去了。她和常憐惜窮苦人的華蘋的意見，自然不能融合；因此她時常挑撥同學和蘋作對。

近日她見財主學生錦璋和蘋很相得，心中便妬恨起來。一天早上，蘋還沒有到校，她見錦璋一人在自修室整理抽屜，她就說：「錦璋姐姐，你早啊！」其實她比錦璋長二歲。——接着附近璋耳，輕輕地說：「今天我來告訴你一件事：有人在你背後說壞你，說你太時髦，不配做聖體軍人；說你在學校裏像煞有介事，一出校門就浪漫了；說你爸爸賺的錢是不正當的；又說你哥哥是流氓；……總之，那人不知說了你多少壞話，你想她可惡不可惡。」

「這許多話是誰說的？誰這樣壞我的名譽？」錦璋信以為真，因此便着急地問。

「這人哪？對你說，也不相信。我也不能把她的姓名告訴你。因為你和她很知己；倘我好心告訴了你，你一定要把我對你說的話，都去告訴她；她知道了，不是要恨我嗎？這樣，豈不是自扳石頭自壓腳嗎？」她這樣狡猾地回答。

「我決不把你的話去對她說。你放心好了，請你老實說吧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自然真的。我可以發誓！你想我是不識抬舉的麼？你送了我好心，我會來害你麼？」

「你既肯不說出來，那就告訴你罷：這就是你的好友華蘋說的呢！這樣看來，她和你要好，不過是假面具罷了。不然，她決不會說你這許多歹話。錦璋姐姐，你信不信？」

其實，天地良心：這些話在華蘋腦海中，影踪都沒有，完全是愛霞憑空捏造的。

「這真是想不到的！看她的表面倒很熱心，像煞是個小聖女；豈知她的內

裏，竟如此惡毒。真所謂：「人心難測」了！她自己枉空做了聖體軍的小宗徒，却還說人家不配做軍人，還要冤枉我浪漫，真是豈有此理。而且非但說壞我一人，還要破壞我爸爸的名譽，實在可惡至極！以後我要和她絕交了。」錦璋憤憤地說了這一堆話，又把抽屜砰一關，似乎在洩她的忿怒。

錦璋和蘋的感情，就此破裂。可憐年幼的她，却不知自己是受了騙。

「奇怪！不知什麼緣故，近來錦璋竟沉淪到這田地！她以前不是個名實相符的聖體軍人嗎？每次集會，她那次缺席過呢？但：最近兩次集會，她沒有報到。她本來和我很知己；但現在和愛霞很相得，待我却十分冷淡，雖然我仍舊和她要好。她自加入聖體軍後的功課單，沒有革過一分；但這兩星期，她的品行，禮貌，總得扣去六七分。總而言之：她近來一切都改變了，真奇怪，不知：究竟什麼緣故？」蘋已好幾次這樣想了。

「錦璋，上主日聖體軍集會，你怎麼沒有來？家裏有事麼？」錦璋和拍馬大王——愛霞的綽號——正在廊下靠着窗畔談話，蘋過去輕輕地問。

「既然聖體軍人不配做，何必再集什麼會？」她回答時，很冷淡地漂了蘋一眼。

「噲！你在生我的氣麼？我什麼時候得罪你了？請原諒我吧！」蘋依舊不改她微笑的臉。

「哼，什麼時候得罪？」請你自己去問問良心吧，不要假癡假呆了。」蘋得這意外的回答，驚異得甚至呆住了。嫩紅的圓臉，頓時轉成灰白色。過了一會，她嚇嚇着說：「究竟我怎樣惹氣你的呢？錦璋，你肯原諒我嗎？」這時愛霞略起不安之色；她的高顴臉，一陣紅一陣，紅得像朱漆一般。她明知錦璋和蘋反目，完全由她挑撥成功的，她深恐錦璋露口封，所以就對蘋說：「你既不知道惹氣她在什麼地方，那也何必請她原諒！」接着又對錦璋說：「我們到校園裏去散散步罷！」於是便挽了錦璋的臂腕，到校園去了。

「你這樣誹謗我，反要我馬上原諒你：倒不是一件易事！」她們走時，錦璋還回過頭來對蘋說。

可憐的小蘋聽了，心頭一陣酸痛，幾乎號啕大哭。她對於這件事，如在五里霧中，莫明其中究竟。只是把她心中莫名的憂苦，獻給在天大父，爲感化那已沉淪的軍人。

幾天後，另一個小宗徒來對蘋說：『現在錦璋和你不對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她見我如眼中釘似的。』蘋答應說。

『所以這幾天聽見她在你背後詛罵你，並說你假仁假義，枉空做小宗徒。』一次，我問她爲什麼聖體軍集會不到？她就說明和你不睦之故；她把你說壞她的話，一五一十都告訴我聽。華蘋，你在這方面的確有些不對。她是個正經的少女，並不浪漫，不過性質暴躁些，這也算不得什麼。她的爸爸是世家子孫，在海關上任事，已十多年了；諒必賺的錢，也不會不正當。華蘋，你做了小宗徒，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丟臉說人家了。我向來很敬愛你，故敢老實對你說這些話，想你總不會怪我的。』那小宗徒和善地規勸蘋。

蘋聽了這許多話，弄得墨黑朦朧；她申明並沒說過錦璋半句壞話。那小宗

徒說：「我原有些疑惑，想你總不至會說這樣的話。但錦璋說愛霞親耳聽到你說的，說她：說她爸爸：因此我也信了，所以來勸你下次不要這樣。」

這時蘋四週的雲霧，完全消散了。她暗暗地想：「原來拍馬大王在作怪。所以那天在廊下臉色有些不對，是怕拆穿西洋鏡的緣故呀！」但晶瑩的淚珠，已在她眼眶中滴滴滾下，滾過臉頰，再滾到衣襟上，被衣服吸乾。她一時嗚咽得氣透不過來。照她的本性，想馬上去叫愛霞出來對証。但她想到吾主「架上赦仇人」，便忍耐住了，也不說她所受的冤屈，只說了一聲：「沈納怡，多謝你的忠告，我永不忘記你。」

「請你原諒，我說得太使你難過了。」納怡淚汪汪地握着蘋的手說。

這晚，華蘋寫了一封信給錦璋。信上說：「錦璋學姊：你和我感情素稱相契，日前突然變化，實使我驚奇不至！尤其在廊下你說的話，更使我莫明其故。那時我雖說請你原諒我，其實我自己也不知要請你原諒些什麼？我今天才算明白了。原來有人為破壞我們的感情，造了許多謠言，哄騙你。錦璋，你是老

實人，因此受了騙。毋怪你要教我問問自己良心！本來我不願說明這件事。但我想：假使不表白，我的良心，一定沒有水落石出的日子；你心中一定常常要怨恨我。可是我說明了，請你不要懷恨她，就原諒她罷了。你以後也不要去信人家的胡言亂語，以免誤會！錦璋，你我相識已一年又半了，且你我以前的友誼，並不是泛泛的。誰料你我也有不睦的一天！你接到這封信以後，諒必可以明白了。我希望這封信，能夠得到「雨過天晴」，「月缺重圓」的效驗。無論如何，你不可恨她；那我萬分感激你！」

錦璋見信後，沉思片刻，她想：「竟有這樣狡滑的人，真是可惡至極！好，我就要去給她算賬。」於是馬上去找愛霞。至於蘋一再對她說的叫她別恨愛霞的話，她完全拋諸腦後。

「原來你上次對我說的話，都是鬼話；所以你叫我無論如何不能說出來。我倒上了你的大當，甚至去冤枉了人家！現在我都明瞭了；而且也認識你了，愛霞啊！」說到最後一句，聲調更激烈。

「噲，什麼？你在說什麼？」愛霞裝着不知道的神情，可是臉色已漸漸泛紅了。

「你裝腔，倒裝的不差。但可惜你的高顴臉不給你爭氣，變成了薰紅色來證明你的不誠實。」

「噲！究竟是那一回事呀？錦璋姐，我不會裝腔，真的不曉得啦！」

「嘿！不曉得，說了還要賴！難道你挑撥我和華蘋不睦的事，還不知道嗎？假使你再說不曉得，我可以立刻和你到華蘋那裏去對証。」

愛霞聽說要去對証，便怔怔地望着錦璋，整個臉兒紅得像剛剛拍過的肺頭。

「我從沒有叫你和她不對，即使你現在要和她做知己，我也決不會來阻止的。錦璋姐，我和你可算最知己的朋友了，怎敢哄騙你呢？我知道又是誰在你面前戳了我壁腳，如果你要去對証，很好；但華蘋唇鎗舌劍，我那裏說得過她？」她還在掩飾自己的過錯，想這樣說了，錦璋可不去對証。

但錦璋心中想：「她倒這麼狡猾，真是個壞東西！我偏要她去，看她怎樣

「於是便堅決地說：『好，我們去看華蘋。』說完話，便拉着愛霞的手臂就走。

「華蘋，你罵我浪漫，說爸爸賺的錢不正當，又說我不配做軍人，……這些話，你究竟說不說？」她走到蘋面前喘着氣問。這時候愛霞驚惶得如聽審判似的，俯着頭端站着。

「事情已過去了，我們不必再追究。我們都是好朋友，現在到操場上去玩玩罷。」真心愛仇的華蘋，微笑着，一手携錦璋，一手携愛霞，那副溫柔的態度，真令人起敬。

愛霞得此意料之外的答覆，一雙驚奇的目光，立即射在蘋溫和紅潤的臉上，她想：「我這樣冤枉了她，她還不怕我麼？非但如此，而且還認我是她的好友。呵！她真是一個名實相符的聖體軍人。」因此，她就在蘋面前認錯，求她寬免；並立志以後不再冤枉人家，挑撥人家了。

本來錦璋不願再理睬那花言巧語害她上當的愛霞了；但華蘋再四善勸，又

常和她們在一起遊玩，有時還說幾句談諧的話，於是她們的隔膜，便漸漸消失了。一年後來，愛霞也成了一個名實相符的聖體軍人。

## 五 傳教節

「本月廿四日，是「傳教節」。我們的聖教宗，願教友們照自己的力量，出幾個錢來相幫神父們傳教。」

「因為我們要傳教，廣揚基多神國，巴不得能造聖堂，開病院，老人院，孤兒院，育嬰堂，尤其是學校，假使沒有經費，那麼怎能辦到呢？如我們這安多小學，每年也得虧許多錢呢。所幸，就是每年總有幾個教外學友，認識真主，棄邪歸正。」

「本校的二三百名公教同學，都有相幫傳教的本分。希望諸位在本月中，每天把爸爸媽媽給的點心錢，糖菓錢，和一切零用錢，節省幾個下來，到「傳教節」日，投入「傳教箱」。這樣，才算盡了我們做教友的責任。」

「諸位同學！我想：假使好耶穌親自降到世上，來向我們討些錢，那我相信，誰都願竭力給他的。現在吾主雖不親自降來；但，教皇，主教，神父，都是他的代表，我們把錢給他們，如放在好耶穌手中一般。」

「記得去年『傳教節』，本校共收得三十七元四角傳教費。今年再望諸位多做幾次小犧牲，少買一些東西吃，把省下的錢，做傳教費，相幫神父傳教，在中國開拓基多的神國。這樣，好耶穌一定更喜歡我們，降福我們哩。大家努力吧！」

這是華蘋得到了教師的特准，在總自修室內，向全體同學發表的一席話。每天上午十下半，校裏的食品販賣部前，總是肩摩踵接，擁擠不堪；可是這幾天，購買食品的如晨星一般的稀少。平日午後，校門前的零食担，每天總可賺一二元；但，這幾天只能賺五六毛錢，雖然担上掛了「大廉價」的旗幟；雖然學生們經過他担子的時候，他大喊：「花生米三十買二十啦，粽子精二枚銅元買五個啦，胡桃糖，買一塊送一塊啦……」可是仍不能使他的生意興隆。

「傳教節」那天，總自修室裏放了幾只「傳教箱」。大大小小的學生，其中有許多教外生，——都興奮地把錢投進去。於是它們不停地奏出叮呤咚嚨的聲音來，彷彿八音琴在奏凱旋樂一般的好聽。

這次收到傳教費的總數，差不多六十元，打破歷年的紀錄。校長神父欣喜異常，特來獎勵學生說：「你們在天主面上都很大量，在本月中，少吃許多零食，省下錢來幫助傳教，拯救人靈，這樣，天主一定要降福你們。……希望你们傳教精神，日新月盛，勇敢做耶穌的小宗徒。……」

以上不過是我們小傳教士，在小學時期中，傳教心火的一斑。後來，她六年的中學生活，恕我不寫了。當然她的救靈神火更加熱烈，拯救了許多寶貴的靈魂。

## 第四章 休息時期

### 一 病人之友

幾時我們患了病，臥在床上，多麼煩悶，多麼痛苦。假使有人來探望，說幾句安慰的話，那是多麼快愉呢！

我們的小傳教士，高中畢業之後，因身體孱弱，居家休養。在這休息時期裏，慰望病人，便是她的獨一任務。爲什麼她這樣喜歡幹這種事情呢？那又不出乎「榮主教靈」兩大宗旨。現在我們來看看：這位華蘋小姐怎樣高興地去慰望病人。

她每次得到親友中有人患病的消息，她必欣然前往。有時媽媽對她說：「華蘋，你去慰問病人，固然很好；但你自己身子這般嬌弱，萬一染了病，那又要急死我了，我勸你還是在家裏爲病者祈禱祈禱吧！」

她聽了媽媽的訓話，毫不猶豫地回答說：「媽媽，你放心：一根頭髮脫落

，尙須有天主的准許；莫說病了。請媽媽不要再阻止我吧！」

華夫人聽了這些話，並見華臉上呈露着勇敢的神情，很是感動；因此，也不阻擋她去行仁愛工作了。

華爲使病者不白白地受許多痛苦，所以在慰望病人時，總得說幾句勸勉的話：叫他們把病痛獻於吾主。：「這世界本來是充軍地，是做補贖的場所。我們在世受苦，但一旦離世後，進了極樂園，便可永遠享福了。：」

假使那病者是兒童，她便坐在床邊，握了他們的手，講些幼年聖人或聖女的故事給他們聽，另外講聖人聖女們在病時的光景：怎樣忍受病痛：怎樣爲好耶穌而吃藥不叫苦。：：她又給他們講解忍受病痛的益處，教他們效法聖人聖女們的忍耐；並教他們把病苦給合於普世的彌撒功勞，獻給在天大父，爲得冷淡人的回頭，異教徒的歸正。：：倘那病者是冷淡教友，她便教他們忍受病痛，不要怨天尤人；又用善言婉勸他們承認自己的過惡，真心痛悔，把病苦補贖前愆；然後作進一步的勸導：問他們要不要去請位神父來聽神工，送聖體，使

靈魂上獲得聖寵……倘那病者是教外的，她便在慰藉的言語中，說幾句引人歸正的話。譬如說：人活在世上，總須受苦；雖有時若干富貴的人，似乎很快活，很享福；但這種福樂，不會持久的；況病魔的纏擾，是免不掉的。所以世福不能滿足人心。只有天福，才能使人心滿意足。我們要得那永遠真福，只要世上恭敬天主……倘那病者，是熱心教友，她便勸他忍耐，為增加將來在天上的光榮……

她對病人也很慷慨。假使他們是有錢的，她便買些聖書聖像，贈送他們，假使他們是貧苦的，她除贈些病者能吃的東西外，再給他們幾個錢。這些錢，大半是她節省下的另用費。為此，不論何等的病人，都很肯聽她的話；結果，自然好了。蘇自己常說：「喔！做幾個有限的犧牲，換得無價的靈魂，那是多麼值得啊！」

## 二 車中辯護

「彭彭彭，滴鈴鈴鈴……」阿寶正在打掃廳堂的當兒，忽然聽見一陣隱約的碰門聲，接着又是一陣激烈電鈴聲。她丟下掃帚，飛也似的跑出去。

「開門，彭彭彭。」一個粗暴的聲音，在門外吶喊。

「來啦，來啦，不要性急。」

「快！上海來的電報。」

開出門來，一個又長又大，身穿藍色制服的人，伸出他粗大的手來，把一張字條——已翻譯的電報——遞給阿寶，且說：「快拿進去，給你的主人，並向他們拿一毛大洋送力給我。我守在這裏，多謝你，小妹妹。」說話時，在他黑蒼蒼的大方臉上，呈露着可掬的笑容。

「少奶奶，上海有電報來，不知是老太太家裏拍來的嗎？」阿寶急忙進去，把字條送給主婦。

華夫人接來一看，是：「母病危，速來」五個字。於是嫩紅微笑的臉，頓時變成灰白。

「唔，我忘了。少奶奶，送電報的守在門口，他說，要一毛錢送力哩。」  
華夫人在梳粧檯抽屜裏，拿了一角法幣給阿寶之後，又對着紙條呆望了一會，才整理她的行裝。

翌日清晨，她便和丈夫率領了長女幼子回家。這時荷已在修道了。

沉痾垂危的老太太，看見心愛的女兒，女婿，和外孫兒女們都來慰藉，心中樂不勝言，病勢因之漸漸減輕。四五日後，華君見岳母已出險關，便和蘭蘭先返里。華夫人和蘋蘋，差不多又住了四旬，直到老太太的病痊愈了才回家。回家那天，氣候非常炎熱。她們的一節車廂中，有一個鄉婦；她身上所穿的，是件元色洋紗的破短衫，肩背上還有一個青錢大的洞。因此，坐在她身旁的一個摩登小姐，掩口笑起來了。

「密司脫馮，你看這鄉婦肩背上的肉也露出來了，汗毛也看得出了。好不雅觀！這女人大致是很偷懶的，否則把它補一補，也不費多大工夫。」摩登小姐對左邊的一個青年說。這幾句話，雖似乎說得很輕，但在他們對面的蘋完

全聽得清清楚楚。

華蘋覺得她說的話很不入耳，便想：「你自己穿了背心式的服裝，而且那衣料比珠羅布還稀得多哩！你的肉，不也露在外面嗎？汗毛不也看得出來嗎？難道你是雅觀的麼？嘿！看你這副輕浮相，已足夠令人嘔吐了。」她想到這裏，再也耐不住了；但仍笑迷迷地對她說：

「的確，補這一個洞，不費多大工夫；像你這件衣服上，滿是瓜子大的洞，補起來才費事呢！」

「咄，我這件衣服用得着補嗎？這些洞是織就的啊！」她拉起自己的旗袍，傲慢的樣兒，帶着譏笑的口吻說。她以為蘋不但為老鄉，簡直是傻子。

「噢，不是嗎？你說她那個破洞裏，露出肉和汗毛來，好不雅觀；那末你這件衣服上，每一個洞裏露出你的肉和汗毛，不是更不雅觀嗎？」蘋依舊微笑着，不慌不忙地說。

摩登小姐這時便感到不安起來，尤其四週的旅客對她看着，笑着，更使她

慚愧難堪，只好響也不響，把漲得像關雲長似的紅臉低了下去。她那個相識的青年也不敢做聲，不過一雙怨恨的目光，釘住着蘋罷了。

### 三 教宗的命

「胡師母，好久不見了，身體一向好嗎？」華夫人見了八年前的老鄉鄰說。

「葉福，總算還好。你也好，華嫂嫂？唉！光陰真快，一霎眼，弟弟妹妹已這麼高啦。華嫂嫂現在共有幾個弟弟妹妹？」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問。

「兩個男孩子，一個女孩子。」

「喔，好福氣，真是你前世修來的。」

「不見得。三個孩子也够煩了。」

華蘋聽見那老鄉鄰說：「前世修來」的話，心中便想：「什麼前世修來不修來；前世在那裏？」她起初想不要插嘴吧，後來一想她也是教友，不得不指正她。於是便溫柔地說：「不是前世修來的，好婆！是好天主賞賜的。」

「不錯，是天主賞賜的；不知什麼道理，我們說慣了，常常要這樣說法。

「蘋小姐真聰明，今年幾歲了？」接着又回頭問華夫人：「親配了沒有？」

「誰要你管這種事！」蘋不快地想，連幾歲也沒有答覆她。

「現在她已十七歲又四個月了。」媽媽代她說。「上年有幾家來說親，她自己不要。」

「蘋小姐，你為什麼不要？窮嗎？醜嗎？我好婆來給你做媒吧，好嗎？揀一個才貌俱全的少年。」

這時蘋忿忿地連聲說：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」老鄉鄰和華夫人聽見都笑起來了。

「她是不肯出去的。」媽媽對老鄉鄰說。

「為什麼不肯出去？男婚女嫁，是理所當然的。」她對蘋說，似乎質問的神情。

「老太婆！要你管什麼？」華蘋忿極了，暗暗地罵了她一句。那老鄉鄰沒

有得到她們的答覆，又說別的話了：只是一隻很尖銳的眼，盯住蘋的衣袖。

「噢！華嫂嫂，現在的時勢，你怎麼還給蘋小姐做這樣老式的服裝？袖口竟然這麼長！」她年紀雖大，却酷愛時髦。

「我的脾氣古怪，不喜歡做短的。」華夫人沒有說明其中真正理由。蘋便溫柔地補充了這幾句話：「不但媽媽不喜歡短，另外我們的教宗，不准我們穿那種無恥的服裝。」但蘋心中想：「我穿的衣服，也要你管的嗎？老太婆這樣好管閑事！」

豈知她只當沒有聽見蘋的話，還是不識相地說她要說的一切：「你自己喜歡長，就做長，橫豎你不再做新娘子了。爲甚麼要你的小姐也穿那老式服裝？現在天氣炎熱，人家小姐們都穿着馬夾式的旗袍，好不風涼，寫意。你看，我年紀比你大得多，尙穿了時代化的服裝。華嫂嫂，我老實對你說：目下少爺公子，差不多個個要配時髦小姐。你的小姐尙未許字人家哩。你給她弄得像鄉下姑娘似的，人家見了不入眼；這樣，在無形中便受了很大的損失。所以我勸你

還是把小姐裝得時髦些，來得合算呀！」

她說的時候，蘋心中不停想着：「噫！不得了，醉生夢死的老婦人，可憐啊！」又對她說：「好婆，不入人眼倒不妨，只要好天主入眼就是了。我們不聽教宗的命，就是不聽天主的命。我素知好婆是熱心敬主的，如果你知道了教宗不准穿那種不端正的衣服，一定也不會這樣說的；並且還要勸人穿端正的服裝哩。」蘋非但不服從，且更婉轉地反勸她。

「胡師母，我老實說：穿了那馬夾式的衣服，實在不好看。何況又有教宗的命，假使我做母親的，給女兒做那種衣服，在天主台前怎麼交代得過呢？」華夫人莊重地說。

這時蘋很快活，因媽媽的話說得很直率。胡師母見她們始終不贊成時髦，便把話題轉到別處去了。

親愛的女軍友們！你們夏天穿的衣服，是教宗所禁穿的嗎？請你們勇敢效法小傳教士吧！她是你們的模範呢。另外請別忘了這是教宗的命。

## 四 當仁不讓

竹中虛是N城中有名的律師，他有魁梧的軀幹，次糖色的長拉臉，時常帶着一副克羅米托鼻架，一雙銳利的目光，炯炯地從鏡片背後透過來；行路時，挺着胸，左一擺右一擺，獨創一格。城中的人們，都認識他。

他交際很廣，上流人物都和他往來，華頌舜也是他的朋友。

繼光路是竹律師每次往法院的必由之路，華君府第也在其中。故他不時要到華君家裏去玩。

一個瞻禮七的下午，竹律師由法院回家，經過華府門前，便令車夫停車；因他知道這天下午，華君穩在家裏的。

蕓聽見他和爸爸在談剛才開過的一庭離婚案，接着又談起天主教不准離婚的好處，於是便乘機勸導他說：「老伯，你既已知道天主教的許多長處，那末請老伯也信它吧！因只有這真正的宗教，才能有你所說的種種長處。」

「蘋小姐，固然有許多的事實，使我很願意信從貴教；但，天主教是洋教，我爲愛國起見，不願入天主教。」竹律師莊重地表示他的愛國心。

「不，老伯，你說錯了。天主教並非洋教；因爲天地萬物，都是天主造的。天下的人類，不分東洋，西洋，中國，外國，都該恭敬天主。只有天主，是天地神人萬物的真主宰。誰信他，才能得永生。老伯，我今天要贈你一本人生重要問題和一本真教問答，你不妨仔細去考究考究，到底天主教真不真。倘有疑難，你儘可詢問爸爸，他的答覆，包你滿意。」

爸爸聽見蘋這樣完美的駁覆竹律師，滿心快感慶幸，不禁笑起來了。竹律師也隨着大笑，並連聲說：「好，好，好。你兩本書，去拿來送給我；讓我在公餘之暇研究研究。如果道理不錯，我自然應當相信；但假使道理錯了，那蘋小姐，我一定要尋着你的。」最後兩句，他故意和蘋說笑話。

「喔！老伯，你放心，包你不必尋着我。縱使要尋我，我也不會逃走的。」她也說笑了。這時蘋欣慰莫名；因爲聖教會的道理，仗着天主聖神的默導，決

不會錯誤的。她想竹律師研究之後，必有歸正的希望。從此她在祈禱中，加意爲竹律師祈求，俾早早歸入基多的羊欄！

## 五 固執的孔太太

華府對門孔公館裏，一個年過花甲的老太太，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；她每逢朔望，必到廟裏去燒香拜佛。她的丈夫，聽說在三十餘年前患時疫病死了。她有一個兒子，在長江以北的R縣充縣長，還有三個女兒都已出閣；但次女因她丈夫在遠地經商，就和孩子們常住在母家，服事老母。

孔太太的性情，許多人說她很古怪，其實也不見得，只是她反對一般喜歡賭博，嗜好煙酒，以及貪吃懶做的婦人罷了。說她古怪的，當然就是這等敗類。她和華夫人，友誼很厚，彼此來來往往，有話有商量。但可惜她有一樣不好，就是太固執。華夫人幾次三番勸導她棄邪歸正。她總是這樣回答：「我們歷代信佛，我決不叛背我們祖先所敬的阿彌陀佛。」

近來她病了，華夫人得悉之後，便買了些禮物，和蘋一同去慰問，想乘機再勸勸她。

「多謝你們母女倆來看我，還要化許多錢買東西送我咧！叫我不知怎樣報答你們！」孔太太一見她們，蒼白的瘦臉上，立即浮現一種感激快慰的情緒，同時又說了上邊幾句話。

「不要客氣，伯母。慰望病人是我公教教友應盡的義務。」華夫人表示她的公教精神。

「唔，天主教的博愛精神，的確令人欽佩。」孔太太點着頭說。

「因為它是真宗教，有真正的博愛精神；所以我常勸伯母信教。」

「……」

華夫人見她爲難的樣子，便改變話題說：「伯母曾請醫生診治過嗎？」

「已診過兩次了，據醫生說：是惡性瘧疾，很要當心，今天冷熱已發過了！唉，嫂嫂！我年紀老了，不知這次菩薩還肯保佑我不？」她說到這裏，起

了嗚咽，接着，淚水由眼眶中湧了出來。

「請伯母不要憂傷，只須求天主，他一定會保佑你的。因為天主是萬物的眞主宰，他有一切的權能，前古後今的人民，只要熱心恭敬他，祈禱他，依靠他，從沒有不得他保佑的。至於菩薩呢？它不過是個偶像罷了。它沒有靈性，根本不會保佑人。人敬它，它不懂；人求它，它不知。它和木柱簡直沒有兩樣！假使伯母信了天主，一定要得到極大的幸福哩！」華夫人又很誠懇地勸導她一番。

「嫂嫂說的不錯，我也知道天主教的好處；但是我們世世信佛，我總不願棄舊從新。」

照她這樣說來，似乎沒法挽救了。蘋在旁聽得這幾句話，很悲傷，便默禱天主可憐她。一邊很柔和地對她說：「婆婆，那你能因此而自誤的呀！」

「唉，蘋小姐！我老實說：要信早已信了。何必多費你們唇舌呢？」孔太太堅決地表示她不信到底。雖然這樣，但她們母女倆並不灰心，只是加倍爲她

祈禱着。

這天晚上，孔太太病勢轉劇，兩小時許不省人事。

翌日，華夫人和蘋去探望。孔太太很用力地說：『我見了你們，……如：如見了：親生女，親：外孫一般快活，稱我心。最好：你們常住在這裏。』她斷斷續續說出上面的幾句話。

『是的，我也希望能時常和伯母在一起。可是要滿這願望，現世是做不到的，除非將來在天鄉才可做到。伯母既和我們如此知己，願和我們在一起，那真好極了。只要相信天主，將來彼此升了天堂，就永不分離了。』華夫人握着孔太太的枯瘦的手說。

『這倒又難啦。我一生信奉阿彌陀佛，……你們相信天……主。這樣，我們將來只：只好各居各地，兩相分……分離了！』她到底執迷不醒，實屬可憐。『唔！……唔！……嫂嫂！我心中很憂急，因為病勢有增無減。……昨晚險些兒死。……這：這樣看來，也許「夏至節」過不過了！……唔：唔！我怕死哪，嫂嫂！』她說

句，頓一頓，說到末了，嘴唇抖動得很利害，似乎要哭了。

「不要難過，伯母，今天你服藥後，要漸漸轉機了。」華夫人安慰她說。

「不，剛才小外孫告訴我：說醫生對他媽媽說，我的病不必再醫治，因為……」她搖着頭說，聲音很輕微，顫抖，末後一句甚至聽不出，眼淚溼溼滾下，滾到枕上。

「婆婆，你不要難過，我們求天主保佑你，賜你早日痊愈！天主操人生死之權；仁慈的他，一定肯俯允我們的祈求。但婆婆，你當許個願：如果病愈了，棄邪歸正。」蘋很誠懇地勸慰她。這時華夫人，見她的老友如此悲傷，也不禁流淚，說不出什麼話了。

「蘋小姐，謝謝你，你爲我求吧！」她一邊拭淚，一邊說：「如果……這場沉疴好了，那我：我就相信天主的能力勝過菩薩，自然應當歸向天主了。」孔太太因爲怕死，說話不像以前的固執了。

母女倆見一個被黑暗籠罩着的靈魂，已有一線曙光，非常快活；於是更熱

切懇求「病人之痊」的聖母，轉求天主。

過後兩三天內，她們天天去看她。孔太太病勢依舊兇險，沒有絲毫起色。在外的子女們，已接到家中的急報而都回來了。他們看她沒有痊愈的希望，便給她預備後事；但一方面，爲盡子女的孝道起見，仍天天給她延醫診治；雖然醫生已回絕了他們。

「好天主啊！求你快賜孔太太痊愈吧！假使你不賞賜，她一個寶貴的靈魂，將墮落了！雖然她固執不聽善勸；但，她的靈魂總是你聖子耶穌的寶血所救贖的呀！主呀！假使她的命一定要到了，那求你至少賜她領了聖洗而死。否則求你許我代她患病，即使要代她死，我也甘心情願。好天主！求你俯允我的祈求吧！」這是竈在主前的呼籲。噯！她的救靈神火已達極點了。

可是天主聽見了她忠婢大量的呼喊，却沒有立即答應，好像他沒有知道。真如一次主耶穌和宗徒們在伯多祿船中，遇着風浪，宗徒們急呼吾主拯救，而吾主却假裝着睡覺，好像沒有知道一般。因爲好天主還要故意試探她，磨練她

哩。

這是一星期後的事。

一個瞻禮二的清晨，旭日東昇，蘋臥室的大半間，已灑滿了淡黃的陽光；這時蘋還沒有起身，傭婦已把主人的早餐預備好了。

「媽媽，我頭裏痛得很，身上也覺得很冷，再給我蓋條被頭吧！」華夫人走進蘋臥室，忽聽得一個細弱顫抖的聲音，從床上傳出；她因此大吃一驚，馬上跑到床邊說：「喲！寶貝，你病了麼？要不是也患瘧疾了。」因為她見蘋抖得床也動了。

「也許是的，請媽媽不要擔憂，一兩天後就會好的。」她安慰媽媽說。  
「好天主！多謝你已垂允我的祈求了。主！求你快賜孔太太歸正吧！主！我深信你決不會遺棄她的。」這是蘋初病後的禱聲。

華夫人給她蓋被，她又說：「媽媽，今天你仍去看看孔太太，有機會再勸勸她，看她怎樣？也代我望望她。」

「好！現在你睡吧！我在這兒陪你。今天有暇，總要去望她一回的。」說着，便坐在床沿上，取出念珠來念玫瑰經，把蘋的病托付給天上慈母。

加了一條絲棉被，蘋也沒有覺得暖氣，渾身寒冷得難受，牙齒不停地格格相打着；但過了一會兒，却又發熱了，熱得渾身流汗，以致襯衫袴濕得和水中拖出一般。

「好天主！你如果要我的性命，我就把它奉獻給你。呵，把一個臭肉身換一個靈魂，多麼值得啊！」這幾句話，是她病中時常想起的。

第二天病勢轉劇，華君就爲她延醫診治。醫生說：是「濫瘡」，冷熱無定；此症現在很時髦，死的不少；而且她還帶些傷寒症咧，很該注意。……蘋的爸媽聽了醫生的話，當然着急異常。而蘋自己却毫不怨尤；雖渾身骨頭痛得甚至不能安睡一二分鐘；雖時兒冷時兒熱得難熬；雖頭暈得如床兒，和屋子，以及屋中一切都在旋轉，有時眼前金星飛舞，有時眼前竟黑暗無光；可是這一切的一切，她都能默忍。她想這次恐怕天主要來叫她去了，所以竭力預備死亡的來

臨，——忍受病痛，裝飾自己的靈魂。

嗣後，蘋的病勢，日增一日，父母爲她憂急萬分。她却毫不介意，反安慰他們說：『你們不必着急，一心依靠聖母好了。』

這次，她自己並沒有求聖母賞賜痊癒，只求得安死善終；因爲她許過天主，把自己的性命，去換孔太太的靈魂了。她如此甘心犧牲，可見她的救靈神火，熱烈到什麼地步。但入病得厲害時，——尤其熱心人，——「嫉妬魔」豈肯不竭力攻打？蘋當然也不在例外。

她天資聰慧，品性優良，所以父母愛她若掌上珠。當瘴魔纏擾得最劇烈的幾天，華君特向行中請了假，守在家裏，看護病勢危殆的愛女。他常在病房裏跪在朋伯依聖母像前，握着念珠，念玫瑰經。有時坐在床邊撫摸病女火熱的額，給她挑起披在臉上的髮，微笑着講些使她聽了快慰的故事或新聞，並訓勉她好好忍受好天主所賞的病痛。但她也深知爸爸心中的苦楚。他的微笑，顯然是佯裝的。因此，她便想起爸爸媽媽怎樣疼愛她，她自己又怎樣孝愛他們；照骨肉

之情，當然她不願和他們別離。這時「嫉妬魔」就來誘惑她；教她懊悔以前求天主許她代病代死。這些不忍分離的心意，好幾次侵入她的腦海。幸而她的超性觀念，超過世俗觀念；每次當俗念侵入腦海時，她便想起那執迷不醒可憐的靈魂，俗念便漸漸消逝了。

她在病中時刻要問媽媽：「孔太太去望過沒有？病怎麼樣？肯進教不？」有一次華夫人對她說：「今天沒有工夫去看她，我要緊服事你。」這時蘋就要苦求着說：「媽媽，請你去看看她罷！這裏橫豎有爸爸在，媽媽去一會兒不妨的。快些去看看，病勢有沒有轉機，再勸勸她，……」她還想說下去，可是已吃力得說不出了。

爸爸因見她好幾次神志昏迷，口中又吐白沫；醫師雖沒束手，但說性命難保。所以就請神父來終傅。這時她已不認識神父了。

一次媽媽正在廚房燒菜，預備午餐。蘋忽然把食指大點胸口。爸爸見了，莫名其妙，急急問她：「做什麼？做什麼？」

她搖頭回答說：「我心中氣得比百枚針刺還難過。」她說的很輕很慢；而且末了起了嗚咽，淚水模糊了她的眼。

「你爲什麼氣得這樣利害？是誰惹氣你的？」爸爸握着她纖細的手臂問，「我不願說出他們的名字來。不過我並沒有待虧他們，他們爲什麼如此待我呢！」這顫抖的聲音，多麼可憐呵！

「寶貝，你不妨說給爸爸聽罷，我決不給你說出來。」他爲要解她的氣，便叫她說出究竟。

「剛才：剛才爸爸不在這裏，潔表姐和：和蘭弟在講我脾氣不好。蘭弟還冤枉我：偷：偷爸爸的葡萄酒喝哩。我：幾時偷過爸爸葡萄酒的？：呃：呃：」她哭訴時，熱淚滔滔不絕淌下。

爸爸知道這是昏話，便一邊給她拭淚，一邊解慰她說：「不會的，蘋蘋，一定聽錯了！潔表姐和你最友好，她知你病了，特來慰問；怎會說你不好呢？蘭弟平日多麼愛你！他見你病了，着急得連飯也吃不下；并且每天爲你多念一

串玫瑰經，求聖母賞賜你快些病好；又怎會說你不好呢？他們不會冤枉你的；況且我的葡萄酒已喝完好久，是以決無此事。你放心吧！」

「不，爸爸，我聽得清清楚楚，他們在講論我不好。他們說得很響。爸爸向來知道我不會瞎說，今天爲什麼不信任我了？」

這樣的事，往往在病劇時最容易發生；雖然並非事實，但病者總以爲實有其事。

「那末我去責備他們好嗎？」爸爸想她說昏話，還是這樣說，叫她安心。她聽說要去責備他們，却急急地搖着頭揮着手說：「不要，不要……不要責備他們，我寬免他們了；我懊惱把它說了出來。孔太太怎樣了？死了嗎？進教沒有？」

她末了問起孔太太；可見她這時寬免仇人，——因她以爲事實，——仍在想起那個執拗的靈魂。

「孔太太沒有死。昨天你媽媽去看她，病勢似乎減輕些了；但還沒有進教。」

· 爸爸回答她 ·

「我想她死了，原來是夢！病好些，倒也罷。請爸爸也爲她求好天主，使她能够快些痊愈而進教。」枯黃的瘦臉上，顯着微笑。

「是的，我天天沒有忘掉爲她祈求。」

豈知孔太太病勢轉機後不滿兩足天，因飲食不小心而又沉重了。但這次他們沒有給蘋知道。

「嫂嫂，嫂嫂。你有空嗎？家母請你去。她有一件事託你。」孔太太的次女，跑進華夫人屋子，喘急地對她說。

華夫人到了她們家裏。孔太太一看見她，便懇求說：「嫂嫂，現在你：可給我付：付洗嗎？我：要進：教。」聲浪很低微，而且一句話要頓幾頓，方才說完。

這時華夫人不覺驚奇地想：「噢！怎麼她自己請求進教了？上次她不是說，

要待病痊後才肯進教嗎？喔！原來天主的仁慈是無限的呵！他已拯救了這頑固難化的靈魂！」

「伯母請求進教，真是一件可喜事。不過我先要問：伯母爲什麼現在要進教呢？」

「我要：要救靈魂，：升：天堂。」

「很好，那末你信天地間有個真天主嗎？」

「我信。」

「你信一個天主包含三位嗎？」

「信。」

「信天主第二位聖子降生到世上，受苦受難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爲救贖衆人的罪麼？」

「我信。」

「你信救世主的母親童貞瑪利亞嗎？」

「也信。」

「你信天堂地獄麼？」

「信。」

「聖教會中各端道理你都信麼？」

「我信，我：統統都深信：不疑。」

「那末你素尊敬的菩薩，還相信嗎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爲什麼不？」

「因爲他是無靈的。：敬了他，不：不能救我的：靈魂。」

「你信天主以後，再敬菩薩嗎？」

「不再敬他：，要：恭敬天主了。」

「很好，現在伯母既自願信天主教，我就可照聖教會禮規給你付洗。如今先請伯母懊悔一生的過失，求天主寬赦，然後我給你付洗。」

從此，她便成了基多羊棧的一份子。

孔太太受洗後不到兩天，便安然去世了。這是「夏至」節後第七天的中午。她受洗時，子女們都在場，他們雖不阻擋，可是也不贊成。所以她死後的一切排場，完全按照佛教的舉動。幸而慷慨的華君和華夫人，請神父給她做了幾台彌撒和追思。

呻吟床褥，甘心做救靈犧牲的讚，聽見孔太太歸正的好新聞，巴不得從床上跳起來，高唱：「亞肋路亞」。她畢竟勝利了！但她並不因此而自傲，只一味讚美稱頌感謝好天主的仁慈，使一個已在地獄門口的佛婆，歸依真教。所以後來她接到孔太太的死耗，並不悲傷。

至於她自己的病，又經醫師診治五六次，才漸漸痊愈起來；可是她身上已瘦得皮包骨頭，紅潤的圓臉，也瘦得不像蘋果而像瓜子了，手臂枯癯得和硬柴一般。總之，瘦得不像了。醫師說：她病痊後，須往海濱或湖邊空氣充足之地

，休養幾月，方能恢復原來的康健。

## 六 巧遇

華君爲遵醫生的勸告，特到湖濱租賃一所別墅，爲愛女休養之所。又另請蘋心愛的小姨母來，陪伴她居住。

走進大門，是個十二方丈面積的花園。中央，有一八角形的池子；每角有一根二三尺高的鐵柱，用粗鐵練連繫着。池裏面，許多粉紅的荷花，亭亭直立，碧綠的荷葉，一張張躺着不動。住在屋子裏的人們，時可嗅到一陣陣的清馨。池的週圍，大約相距每角二尺，有八個六角形的花潭；花種並不多，大半是些七顏八色的龍口花。左右靠牆，各有一大花壇，壇中滿栽紅黃天竺；壇邊，滿蔓鳳尾草。沿牆有幾棵冬青，牆上還蔓着月季。

走過花園，步上十級石階，便是一座寬廣的大廳。廳左側的書房，是小姨母的臥室。大廳內部的一塊屋子，是房東太太的住院。

這太太，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態度莊重嫺雅，性情和藹爽直。她的丈夫，曾和華君在某公司同過事。她有一個十歲，一個八歲的女兒，和一個五歲的兒子；這姊弟三人，都在湖濱天主堂開設的毅德小學中讀經念書。家庭和學校，相離僅二百餘步，往來很便利。

聖堂就在學校右面。那邊教務發達，教友數目很不差；所以神父常駐堂內，這爲蘋倒是件最快慰的事；因爲她天天可和主耶穌親密結合，并且能隨意去朝拜他。噫，這是多麼適合蘋的口胃呵！

房東太太的屋子後面，是個竹籬矮垣的菜圃。站在石階上，可以望見白茫茫的大湖。湖面上顯得很渺小的片片明帆來往着；湖波在太陽光下閃閃爍爍，好像一塊天然大水晶。目光放得遠些，便可遠眺對面幾座接連的不知名的山，嵌在天水之間。因着陽光關係，山色時刻變換：一會兒紫褐，一會兒絳紅，一會兒幽綠，一會兒秋黃，一會兒青黑，一會兒暗灰，十分好看！

蘋在那裏，既得天天與祭領主之快，又得享見湖濱山水之樂，因此心曠神

怡，病後弱軀，一天健似一天；臉兒也漸漸圓滿紅潤起來，恢復原狀了！

聖母升天瞻禮下午，聖體降福後，蘋剛出堂，有個二十來歲容貌俊秀，態度大方的青年，向她走來。

「你是N城的華蘋女士麼？」他莊重地問。

蘋見一個不相識的青年叫得出她姓名，很覺驚異，便很自然，很敏捷的對他觀察一下，肯定他是一個正經的男子，又似乎他的臉龐頗熟悉。於是便答應他：「是的。」接着問他：「先生怎麼認識我的？」

「我還是從前在安多小學裏讀書的時候認識你的哩。你還記得嗎？有一次我和宋湘等四人聯名寫信給你，述說家長阻止進教，……」

「哦！你原來是徐充山先生嗎？那末今天你怎麼來望降福的？」蘋聽得他提起聯名寫信等事，恍然大悟，同時憶起那時的情景。

「不錯，我就是徐充山。華蘋女士，我告訴你：家嚴已故世四年多了。家

嚴故世後，我便到這裏天主堂來保守。半年後，本堂蕭神父給我付洗。到如今，差不多已進教三年又五旬了。」

「喔！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恭喜你已做了天主的義子！」

「感謝天主之大恩，於萬億人中特賜我進教事主。」他不禁誦出一遍感恩的祝文。

蘋真想不到這次來到湖濱休養，會遇見一個十餘年來天天代為祈求的外教同窗；他竟然也進教了三年多了。

「好天主！感謝你的仁慈，已俯聽我的禱聲；同時也恭喜你，因為又有一位從前的安多學校學生，歸向你了！」蘋好幾次這樣默想着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華蘋在湖濱休養了半年，身體大健。回到家鄉後，她就投身教育事業，爲聖教會服務。但是，這時候我們的華蘋，踏進了成人的階段，不能再說是「小」傳教士了。那麼，本書就此停止，讓別一本書再來講述她怎樣做一個才德兼備的「副本堂」吧！

